小白桦诗库



当今世界

古米廖夫

诗选

李 海 译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小白桦诗库

当今世界

——古米廖夫诗选

李　海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当 今 世 界
Danjin Shijie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111,000　开本 787×940 毫米 1/32　印张 7 3/8　插页 2

199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150

ISBN7-5016-0059-7/I・60　定价 3.40 元

出版说明

田野上的白桦树，端庄，光洁，朴实，温存，岂不正是诗的一种象征。因此，我们选择它作为这套苏联诗歌小丛书的名称。这里收入的是几个时代苏联的优秀诗人的作品。它们是明朗的，而不是晦涩的，有时是哀伤的，但并非绝望的，不少诗诉说了沉重的苦难，然而也显示出坚强的信心。每本集子里的诗都经过了精选，尽力表现原作者的特色和风格。译者也都是当代的名家。希望这套丛书能给广大读者带来喜悦、深思和美的感受，为诗人提供借鉴。诗集装帧精美，也是一种良好有益的礼品。

前　言

尼古拉·古米廖夫（1886－1921)是俄国二十世纪初引人注目的诗人之一。八岁开始写诗，短暂的一生中出版了八册诗集：《征服者之路》(1905)，《浪漫主义之花》(1908)，《珍珠》(1910)，《异乡的天空》(1912)，《箭囊》(1916)，《篝火》(1918)，《帐幕》(1921)，《火柱》(1921)；此外，他还创作长诗、剧本，撰写诗歌评论，翻译国外诗歌等。

当俄国象征主义内部发生分歧时，古米廖夫于1913 年发表了题为《象征主义遗产与阿克梅主义》的文章，宣称："象征主义发展的一轮循环业已结束，现在正处于衰落之中。"取代它的将是一种"新的流派"，这就是"阿克梅派"（希腊语"阿克梅"意为"最高"，"顶峰"等）。古米廖夫是公认的"阿克梅派"诗人的领袖。

"阿克梅派"并不一概否定象征主义。它反对的是象征主义致力于不可知领域，致力于神秘主义。在处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时，它要求"更多一些力量的平衡和更准确的知识"。也就是说，描述生活现象时，无论这些现象是宏大或者微小，是崇

高或者卑下，语言都要确实可信。可以看出，“阿克梅派”力求克服象征主义寓意的不可捉摸和用语的模糊朦胧，从而表现出一定的现实主义倾向。不过，这种现实主义倾向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因为古米廖夫追求形式，强调形式重于内容。他说的“在众多的现象中间我们感觉自己也是一些现象”，实质上就是要在描述生活实际时，持所谓客观的和没有成见的态度，排除任何主观的评价和判断。这无疑也是“阿克梅派”诗人们创作的非政治倾向突出的原因之一。十月革命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在他们的诗里是感觉不到的，更不要说革命年代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了。亚·勃洛克曾经批评他们说：“尼·古米廖夫和‘阿克梅派’其他一些人无疑是有才华的，但他们都沉浸在各种毫无生气的理论以及种种形式主义的泥坑中；他们连梦都不做，昏昏然沉睡不醒；对俄罗斯的现实生活，一般说，对世界的现实生活，他们没有丝毫概念，而且也不想要有这种概念；在他们的诗作中（同时也在他们自身中），对最主要的东西，对唯一珍贵的东西——心灵，他们缄口不言。”①

“阿克梅派”的理论并不完整，它的理论的主要阐述者们（古米廖夫，戈罗杰茨基）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其他成员如阿赫马托娃，曼德尔施塔姆等人，甚

① 亚历山大·勃洛克 6 卷集，第 4 卷，第 430 页。苏联文学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版，1982 年。

至包括古米廖夫本人在内，也并不总能够遵循“阿克梅派”的创作原则。他们后来都走上了各自的创作道路。1914 年古米廖夫奔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后，“阿克梅派”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活动了。

古米廖夫的诗歌创作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叙事性多于抒情性，喜怒哀乐不形于色，感情藏而不露。这在他前期的诗作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因此，当时有的评论称他为叙事诗人，而不是抒情诗人。这种诗风后期有所改变，有些诗是诗人直抒胸臆的作品，抒情性很强（如《五音步抑扬格诗》，《我的读者》等）。二是写历史、写神话传奇多于写现实，写国外见闻多于写国内生活。瓦·勃留索夫评论古米廖夫 1910 年出版的诗集《珍珠》时，说他“生活在一种臆想的，差不多是虚幻的世界中。诗人仿佛对现实生活格格不入，而自己为自己创造了一些国度。安排在这些国度里栖息的也是他所创造的生物：人、野兽、恶魔。在这些国度中，也可以说，在这些世界中，各种现象所遵循的并非通常的自然法则，而是诗人授意施行的那些新的法则；在这些世界中，人们也不是按照通常的心理法则生活和行事，而是按照作者这位台词提示人告知的那种奇特的、令人大惑不解的想入非非的主意生活和行动”[①]。

[①] 转引自苏联《星火》杂志，1986 年，第 36 期，第 19 页。

古米廖夫是一位酷爱冒险和猎奇的诗人。他多次去非洲旅行，甚至到人迹罕见的地方去探险。他的诗充满异国情调，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在写异国风情时，他也只限于客观的描述，对残酷的殖民主义剥削制度熟视无睹。他的诗歌缺乏俄国诗歌传统中那种同情弱者、同情被侮辱被损害者和号召反叛者起而斗争的激情。象《奴隶之歌》一诗中提到白人殖民主义者时所写“他有非常娇嫩的身体，用刀捅它该有多么惬意！”这样的句子，在他的诗作中是绝无仅有的。

古米廖夫的一生是传奇性的一生。他于 1886 年 4 月 15 日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父亲在轮船上当过医生）。1906 年毕业于彼得堡近郊的皇村学校。毕业后短期在法国学习，并在巴黎创办《天狼星》杂志(1907)。撰稿人除他本人外，还有他在皇村时认识的安娜·阿赫马托娃（他俩于 1910 年结婚，1918 年离异）。这本单薄的杂志只出了三期。1909 年参加《阿波罗》杂志工作。1911 年创立“诗人车间”小组，其核心成员就是后来的“阿克梅派”诗人。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古米廖夫激于沙文主义狂热，以普通一兵的身分参加了沙皇的作战部队。由于表现突出，两年间连续晋升为上等兵、军士和准尉，并获两枚十字奖章。1914 年 5 月被派往国外执行军事任务。1918 年 8 月回到彼得格勒积极投身于文学活动，

担任高尔基领导的“世界文学出版社”编委。1921年被选为全俄诗人联盟彼得格勒分会领导人，同年8月因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被枪决。

对于十月革命后的变革，古米廖夫当然是不理解的，《迷途的电车》一诗就反映了他的这种失落感。但是，1986年苏联报刊为纪念诗人诞生一百周年发表的文章中，有的作者认为，古米廖夫没有写过一首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诗[①]。关于他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问题存在各种猜测和看法。西蒙诺夫1973年曾经写道：“有些文学家差不多要建议由苏联司法机关为古米廖夫平反，并于事后承认，1921年他是无辜被枪决的。我个人对这种立场既不理解、也不赞同。古米廖夫在彼得格勒参加了一起反革命阴谋活动——这是确切的事实……让我们作为客观现实来接受这一事实。历史毕竟是历史。”接着西蒙诺夫就有关出版古米廖夫选集的问题写道：“但是，要实事求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妨出版古米廖夫的选集。因为他写了很多好诗、丝毫也不敌视我们的诗。他还有很多优秀的译诗。此外，还因为，如果我们不提古米廖夫，不提他的诗作，不提这位写了许多评论俄罗斯诗歌文章的作者，不提他同勃洛克、勃留索夫以及别的一些杰出的诗人们的相互关系、就不可能撰写二十世纪俄罗

[①] 苏联《星火》杂志，1986年，第36期，第24页。

斯诗歌史。”[1]

长期以来苏联没有介绍过古米廖夫的作品。时隔半个世纪之后，为了纪念他诞生一百周年，苏联报刊才重新发表了他的一些诗，还准备出版他的诗集。他的诗虽不为一般读者所知，但对苏联作家，甚至对包括吉洪诺夫、西蒙诺夫等在内的著名诗人，都有影响。[2]形象的鲜明，韵律的矫健有力，蔑视死亡，勇于探索和进取的激情等，无疑是他的诗歌受到重视和值得借鉴的地方。

这本集子里的诗选译自华盛顿 Victor Kamkin，Inc 书店出版社 1962 年出版的《古米廖夫文集》，原文为俄语。书后附《尼·古米廖夫》和《亚历山大·勃洛克对“阿克梅派”的评论》供读者和研究者参考。

1987.2.

---

[1] 苏联《接班人》杂志，1986 年，第 20 期，第 20 页。

[2] 苏联《文学俄罗斯报》，1986 年，4 月 11 日，第 18 版。

主　　编

孙绳武
高　莽
卢永福

编委(以姓名笔画为序)

王守仁　丘　琴
卢永福　孙绳武
苏　杭　陆嘉玉
岳凤麟　张有福
张学增　高　莽
顾蕴璞　魏荒弩

目　　次

1903—1907

秋天……3
十四行诗……5
死神……6
万般思绪……8
十字架……10
假面舞会……12
聪明的魔鬼……15
回忆……16
幻想……17
一只手套……18
我作过一次梦……19
传染病……20
奠基者……22
新浪漫主义童话……23

1907—1910

石块……29

决斗 ……………………………………………………………32
皇后 ……………………………………………………………34
在途中 …………………………………………………………36
塞米拉米达……………………………………………………38
带锁链的骑士…………………………………………………40
遗嘱 ……………………………………………………………41
湖泊 ……………………………………………………………43
幽会 ……………………………………………………………45
无题 ……………………………………………………………47
无题 ……………………………………………………………49
不只一回………………………………………………………51
祈祷词 …………………………………………………………52
无题 ……………………………………………………………53
贝雅特丽齐……………………………………………………54
船长们 …………………………………………………………59

1910—1912

两株玫瑰………………………………………………………69
致一位姑娘……………………………………………………70
怀疑 ……………………………………………………………71
那另一个人……………………………………………………72
永恒 ……………………………………………………………73
当今世界………………………………………………………75
十四行诗………………………………………………………77

有一次在傍晚……78
她……79
生活……81
来自蛇洞……82
爱……84
驯兽者……86
被毒害的人……88
壁炉前……90
流浪汉……92
奴隶之歌……94

1912—1916

五音步抑扬格诗……99
回归……106
珀耳修斯……108
进攻……110
无题……112
幸福……114
八行诗……117
雨……118
老处女……120

1916—1918

树木……125

童年 ……………………………………………………………………127
我同您 …………………………………………………………………129
农夫 ……………………………………………………………………131
工人 ……………………………………………………………………134
在北海 …………………………………………………………………136
创作 ……………………………………………………………………139
安慰 ……………………………………………………………………141
原始记忆………………………………………………………………142
抒情曲之一……………………………………………………………143
抒情曲之二……………………………………………………………145
抒情曲之三……………………………………………………………147
南方 ……………………………………………………………………149
抛洒星星的女子 ………………………………………………………150
电话 ……………………………………………………………………152
只讲你 …………………………………………………………………153
梦 ………………………………………………………………………155
埃兹别基耶……………………………………………………………157

1921

记忆 ……………………………………………………………………163
语言 ……………………………………………………………………167
灵魂与躯体……………………………………………………………169
抒情曲之一……………………………………………………………173
抒情曲之二……………………………………………………………175

仿波斯诗歌……177
第六感觉……179
迷途的电车……181
豹……185
宝石戒指……188
童女鸟……190
我的读者……194

年代不详

无题……199
小调……201
无题……203
致 ＊＊＊……204
无题……206

附 录

尼·古米廖夫……209
亚历山大·勃洛克对“阿克梅派”
诗人们的评论……214

1903 – 1907

秋　天

我独自走在狭窄的小径，
完全沉浸于自己的幻想，
每一粒微不可见的灰尘
都是谁的眼睛闪闪发光。

到处芳草萋萋纵横交错，
呆立着缓缓歌唱的花朵，
绿色的、秋天的有毒的气息
鲜亮亮几乎将它们淹没。

潘神[1]响亮的笑声传入
最后的、寒冷而威严的光芒
那种诱骗人的虚幻的幸福，
传来了异乡口音的声响。

而山林仙女们泪花晶莹，
为天蓝色的春天而伤情；

[1] 希腊神话中的山林，畜牧神。

她们尽兴地品尝了欢欣，
忘情于秋天神妙的梦境。

我知道什么是背叛，今天
是潘神兴致勃勃的兄长，
而明天，我就要重新打扮，
穿起雪花的奇巧的衣装。

热血中冷静下来的激动
要通过冰冷的愁苦讲述
没有微笑的泪，没有爱的梦，
讲述那没有天堂的幸福。

十四行诗

如同身穿铠甲的征服者，
我走出家门，欢快地上路，
有时在快活林中休息投宿，
有时则被无底深渊阻隔。

天空有时朦胧不见星辰，
雾很浓……我仍然期待，仍旧欢笑，
我总相信我的福星高照，
我这个征服者有铁甲护身。

此生此世如若在劫难逃，
如若卸不掉最后一个扣套，
那么，怎么死都行，我不挑选！

我将同它作殊死的搏斗，
可能，我会用一只死者的手
采撷百合花，它天空般蔚蓝。

死　神

你身穿浅灰色衣装现形，
温柔，苍白，两眼含着慈爱。
过去号角呜咽，刀光剑影，
那时你远非这种神态。

象一位醉意深沉的金发妇人，
你裸露出闪闪发光的胸脯。
你在血腥的浓雾中藏身，
开凿出通往上天的道路。

象永恒渴求的阿斯特赖娅[①]女神，
目光是那样奇特地深邃，
脉管里血液急速奔腾，
手臂的肌肉坚强有力。

虽然你现在是另一种形影，

[①] 希腊神话中正义女神狄刻的别称，时序女神之一。有时以复仇女神的形象出现。

但我用过去的幻想还能辨认，
你用天国的歌曲将我诱引，
那么就让我们在天堂相逢。

万般思绪

如同郊外夜深人静时的窃贼，
万般思绪，为什么都与我为伍?
凶险而阴郁，与苍鹰毫无二致，
为什么要求进行残酷的报复?

希望早已离去，幻想也已跳开，
我的眼睛因激动而变得明亮，
于是我就从透明的碑文记载
读到了我的所说、所做、所想。

为了我用目光的无动于衷曾经
看待为追逐胜利而消失的人们，
为了我用火一样热的嘴唇曾经
将纯贞而天真无邪的樱唇亲吻，

为了这手臂和为了这些手指
由于没有扶过犁而格外纤细，
为了这歌曲象永恒漂泊的女子，
响亮、痛苦，只使人感到愁闷不已，

为了所有这一切，报复的时间已到。
受骗者将捣毁捉弄人的柔情的庙堂，
而这万般思绪，郊野寂静中的强盗，
会将我掐死，象掐死一个乞丐那样。

十　字　架

手气不佳，张张牌都不给点数，
甚至我也不能借酒来浇愁。
焦躁的阳春三月天，群星冷酷，
它们一颗颗都苍白而模糊。

冷酷的神志错乱，焦躁的头脑热狂，
我感觉，仿佛这场赌博是一场梦。
我叫喊："赌本我都押在这张牌上!"
牌不但没有赢，我还输掉了老本。

我迈步走到户外去，凌晨的影子
在温柔的雪地上情意绵绵地游荡。
我自己不记得，我怎样双膝跪地，
将我的金十字架紧紧贴在嘴唇上。

"象群星璀灿的天空，我纯洁，自在逍遥，
啊，一贫如洗的姊妹，我接受你的拐杖，
到大路上去游荡，去乞讨一点点面包，
就用神圣的十字架为人们消除灾殃!"

突然……眼前又是欢乐喧嚣的大厅，
静默，人们惊恐地从座位上起身，
我又走进大厅，神志激昂亢奋，
默默地押上我的十字架作赌本。

假面舞会

在僻静的走廊，在空旷的大厅，
欢乐的假面具聚集在一起，
今天，在装满着鲜花的客厅
人们狂歌乱舞，象飓风来袭。

一轮轮明月在挽着苍龙游荡，
中国瓷瓶穿梭一样在其间转动，
一只熊熊火炬，一把弦琴，琴上
反复演奏一个名字，不稍停顿。

响起玛祖卡舞曲的急促召唤，
我同所多玛城[①]的交际花联袂起舞，
我因故而惆怅，有时还扮出笑脸，
我奇怪，我仿佛熟悉某种事物。

我祈求舞伴："请你把面具摘下，
你还认不出，我就是你的兄弟？

① 圣经故事中约旦河谷的一座古城，因居民作恶淫乱而被神毁灭。

你使我想一个非常古老的童话，
有一次曾经有人对我将它提起。

你对谁都将永远是一个陌生人，
只是对我，你才是一个老相识，
你要相信，我只是要避开面具和人，
所多玛的女王啊，我可知道你。”

在面具下面，她的笑声朗朗，
但她的目光没有同我的相迎。
一轮轮明月在挽着苍龙游荡，
中国瓷瓶在其间穿梭般运行。

突然在窗下，象一种空幻的威胁，
缓缓漂流的夜露出黑色的脸，
于是，她蛇一样滑出我的手臂，
扯下面具，对我睁圆她的双眼。

我想起，我想起——也是这样的歌曲，
也是这种情欲冲动的野性颤抖，
也是这爱抚的、短促的悄声细语：
“你要复活，为了生活、幸福和痛苦!”

在这种时刻，我懂得了许多事物，

但我那可怕的誓言将完好无损。
“女王啊，我是你的俘虏，这你清楚，
拿走我的肉体，拿走我的灵魂！”

聪明的魔鬼

我忠实的魔鬼，我的老友，
为我唱了一只歌子：
“一个海员整夜在深海浮游，
而在朝霞中却沉入海底。

周围波涛滚滚，汹涌澎湃，
平息了，泡沫又重新泛起，
他伟大的爱情，比泡沫还洁白，
却从他的面前疾驰而去。

可是，浮游时，分明有人讲述：
‘啊，相信我，我决不会骗你……’”
聪明的魔鬼接着唱：“但记住，
他却是在朝霞中沉入海底。”

回　　忆

中午时刻在大海的深渊上
迸发着火花，绚丽而灿烂，
一只高飞的鸟振翅远航，
它的面容悲戚，双目默然。

绿色的罗网把它诱引，
迷雾蒙住了它的视线，
它只有飞行，一直飞行，
飞到这哑默大洋的岸边。

任性的旋风不住地拖曳，
祈求和努力都毫无用处，
它疲惫已极的白色羽翼
再也不能载它返回大陆。

当我看着你的眼睛，就看见
闪现在目光中深藏的悲苦，
看见其中也有那同样的责难，
与受尽折磨的鸟同样的恐怖。

幻　　想

废弃的住宅早已破坏，
篱笆褪色残缺不全，
老鸦和衣衫褴褛的乞丐
在住宅后面欢快交谈。

老鸦以固有的惊恐，
激动不安地宣讲，
说在塔楼的废墟中
梦见不寻常的景象。

一次勇敢的空中飞行中，
它忘记了这住所的凄迷，
它变成了天鹅，洁白，温情，
讨人嫌的乞丐也变为王子。

乞丐无力地闷声哭泣，
沉重的夜幕降临大地，
一个老妇人路过这里，
急速而胆怯地画着十字。

一只手套

我手上戴着一只手套，
我不会将它轻易摘除，
一个谜在下面藏得很好，
它勾起了我甜蜜的思潮，
让思绪进入蒙昧的领土。

我手上留有亲爱的双手
又细又柔的手指的轻抚，
象我的听觉记得她的歌喉，
这弹力手套，我忠实的朋友，
使我感受到她双手的轻抚。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谜
引人走上去蒙昧王国之路，
我的手套就是这个谜，
想起它我就感到甜蜜，
下次幽会前决不将它摘除。

我作过一次梦

我梦见：我俩已双双亡故，
我们平卧，目光都很安详，
两具洁白的、洁白的棺木
紧紧相互依偎，并排停放。

我们可曾说过“够了”这个词？
时间过了很久又有什么意义？
多么奇怪，毫无哀痛的意思，
既没有什么悲伤，也没有哭泣。

软弱无力的情感如此怪异，
冷静停滞的思想如此清醒？
你的双唇并非我所希冀，
虽然它们永远如此迷人。

终于结束了：我俩双双亡故，
我们平卧，目光都很安详，
两具洁白的、洁白的棺木
紧紧相互依偎，并排停放。

传　染　病

轮船驶近开罗，
船上长旗飘扬。
看看海员就不难定夺，
他们来自东方。

船长叫喊，跑动，
发着严厉的喉音，
缆索之间黝黑的面孔，
菲斯卡帽[1]忽现忽隐。

码头上是一群孩子，
他们有可笑的细瘦身躯，
从凌晨就来到这里，
看这些来客下榻何处。

仙鹤脖颈长伸，
它们在屋顶停留。

[1] 一种圆筒形平顶带穗的帽子。

它们高于所有的人，
它们都看得清楚。

仙鹤——空中的术士
它们能洞察隐秘：
为什么流浪的汉子
脸颊上印着紫红色斑痣。

屋顶上仙鹤叫声凄厉，
但无人听见它们讲的故事：
与香水和丝绸一起，
传染病也随之闯进城市。

奠　基　者

罗穆路斯和瑞穆斯[①]
一起登上荒凉的山冈。
前者说："这里将会有一座城市。"
后者回答："城市将如同太阳。"

罗穆路斯说："由于星辰的意志，
我们取得了古已有之的尊严。"
瑞穆斯回答："过去的东西
应该忘记，我们要向前看。"

罗穆路斯说："这里将有一座竞技场，
这里将是我们的住宅，为一切人开放。"
瑞穆斯回答："墓穴坟场
应该安置在住宅近旁。"

---

① 罗马神话中，罗穆路斯和瑞穆斯是孪生兄弟，幼时被扔到河里，为一母狼哺养。后罗穆路斯杀死瑞穆斯，建立罗马城。

新浪漫主义童话

在那高山的顶端
耸立着城堡的塔楼，
如同古怪的框圈，
下边环绕着河流。

这里住着王子和管家。
儿童时期，王子
就同傲慢而有见识的管家
相处得十分和美。

大厅里藏有
各种梭镖和套马索，
用来猎取扁角鹿，
用来将凶猛的野猪捕捉。

一副英武的姿态，
行猎的王子飞驰奔跑，
管家随后赶来，
喊叫使他睡意尽消：

“这个辖区之外，
有施了魔法的道路，
我见过那吃人魔怪，
骑着一头独角兽。

嗜血成性，脸庞黝黑，
眼睛喷射着恶意；
独角兽巨大无比，
其吼声撼山震地。”

王子置若罔闻，继续飞奔，
白色的护身甲闪闪发光，
手臂上架着颤动的雄鹰，
架着威严的众鸟之王。

突然……魔怪的住处——
阴森的悬崖峭壁，
到处都是猎获物，
吃剩的尸体遍地。

如同恶梦，离奇古怪，
巨蟒现出斑驳的躯体……
但管家通晓秘密所在，

急忙将魔草紧紧压挤。

祭坛还未及冷却，
魔怪已惊悸不安，
他有些犹疑不决
没有抽出取胜的利剑。

心里极度焦急，
感到无名的恐惧，
号角奋力猛吹，
召唤那只独角兽。

但是很快放下号角：
坐骑困在林木中间，
正受到猎犬的围咬，
黑暗中摆不脱追赶。

年轻王子突然闯进
这闷声痛哭的住所，
魔王，这惊恐的主人，
被牢牢系上套马索。

这嗜血的吃人魔怪
形单影只，寂寞孤苦，

被关押在高墙之外，
关进黑魆魆的塔楼。

传说，他已经被驯化，
对过路人频频地微笑，
还给孩子们编撰童话，
讲述仙女奇妙的舞蹈。

1907 – 1910

石　　块

献给安·伊·古米廖娃[1]

注意，石块在恶意地窥探，
它上边的裂缝出奇地深，
苔藓下闪现着暗藏的火焰；
不要以为那是萤火虫！

阴沉忧郁的众祭司，
愁苦的国王们的那些女巫
从海里将它召引至此，
受了屈辱，要用它进行报复。

它来自海底，黝黑，可怖，
如今它在岸边安息。
每个夜晚都去砸塔楼，
打击不期而遇的仇敌。

它掠过漫漫荒原，

[1] 安娜·伊凡诺夫娜·古米廖娃，诗人的母亲。

在树丛后等待时机，
裂缝中暗火闪闪，
又重新向前疾驰。

极少有谁能够看见
它夜行的神秘道路，
但请千万不可冒犯，
不小心使它蒙受屈辱。

它会掩饰奇耻大辱，
它会发出无声的威胁，
它会满心怀着愤怒，
表面却山岩般陡立。

但无论你怎样躲避，
你这睡卧的人瞒不过它，
它在飞行中总会找到你，
然后朝你的胸部猛砸。

你惊恐地发出呻吟，
目睹它火焰的闪光，
耳闻它坠落的声音，
以及你骨骼清脆的音响。

为热血而陶醉，满足，
清晨它才离开你的住处，
你这里尸体惨不忍睹，
如同一只被雄牛踩烂的狗。

穿过田原和大道，
它将重新返回岸边，
好让忠实的海潮
冲洗凝血的斑点。

决　　斗

你徽章的标志是百合的纯贞，
我的标志——是血红的花朵。
战斗在即，号角催人上阵，
金色盾牌照眼，闪闪烁烁。

在铃鼓、定音鼓的响声里，
我被召唤前来参加决斗。
笑意迷人的小路横在那里，
摩尔人象林中猛虎般犯愁。

你是过时歌曲的贞女战士，
君王们都为你而感到骄傲，
在海洋和大陆的疆界以内
还没有人敌得过你的长矛。

我们交手，势难分出高低，
兵士们战栗着，不安地观看，
谁取得胜利：是我，还是你，
是钢铁的柔韧，还是花岗岩？

我倒在地上，你那口刀的利刃
闪电似的刺进我的身躯。
你的狂喜——就是我最后的呻吟，
就是我断断续续的抽搐。

于是，你在战斗的荣耀中离去，
你受到人群的赞美和夸奖，
但你重新返回你我决斗的地区，
独自一人，身披春天的烟雾大氅。

在笼罩着白色烟雾的平原，
头盔依然是那样金光闪闪，
我僵硬的尸体你不难发现，
你还会俯身在它的上面：

“亲爱的，你听见吗？我爱你！
睁开眼睛，回答我说：是的。
正因为我亲手将你击毙，
因此我才将永远是你的。”

你的哭声还没有完全消失，
你白色的丝巾还在簌簌响，
在茫茫迷雾中却爬来一只
迫不及待的贪婪成性的狼。

皇　　后

你青铜色发卷中的前额
如同钢铁，你双目锐利，
那苦苦思索的佛门长者
在西藏为你将篝火堆起。

当帖木儿在凄苦的忿恨中
率领那些民族劫城掠地，
让人用他作战的那只盾
抬着你进入荒凉的戈壁，

于是你莅临阿格雷城堡，
象远古的利利特那样光辉，
你那些欢快健行的野驴，
蹄声的的，金子一样清脆。

寂静的夜晚。大地无语，
花圃在轻轻地喘息，
田野的河渠蜿蜒葱绿，
甲虫在上空萦回纷飞。

而我躲在圆柱的阴影里
注视着你宝石般的面容
身穿玫瑰红长袍的祭司，
我这个仆从伺机采取行动。

崇尚远古时的那种自由，
紧紧拉着我雕弓上的弦，
我知道，肌肉无需颤抖，
一只利箭就会将你射穿。

那时，往事就可能重演：
大公们仪容威严地驾临，
芦荟丛林中会对舞翩跹，
欢乐的狩猎将整日不停。

但你的檀口，轮廓很分明，
上面隐遁着苦难的嬗替，
让我认得出你正是天神，
于是，我的劲弓颓然落地。

一群奴仆跑来，向我猛扑，
蜂拥而上，一阵慌乱，呼叫，
于是，你朝刽子手的钢斧
懒洋洋地绽开一丝微笑。

在　途　中

玩乐的时间已经用尽，
花朵也不会二度开放。
崇山峻岭浓重的阴影
投在我们行进的路上。

这是忧伤与眼泪之乡——
两侧耸立着巉岩陡壁，
裸露的悬崖巨石之上
苍龙伸展着它的肢体。

它尖利的背脊十分陡峭，
气息是烈火熊熊的飓风。
它有一个极昏晦的名号：
就是那吞噬生命的死神。

我们是否应该向后退，
是否还应该拨转船头，
好让我们再一次品味
瘠土自古带来的痛苦？

不，不，无论如何也不！
那么，现在正是时机。
宁肯要盲目的未知数，
也不要黄金般的过去！

若要我们的理想得以实现，
要想得到鲜花常开的园林，
就让我们拔出仙赐的宝剑，
拔出这慈悲女河神的赠品。

塞米拉米达[1]

——对英·费·安年斯基[2]的光辉纪念

连主宰者们都羡慕我的命运，
诸神也不如我傲慢。
大理石圆柱立在辉煌的天空，
加固我灿烂的花园。

树丛中有润湿玫瑰的贮水装置，
睿智的祭司，舞女，奴仆，
毛茸茸的天蓝色苔藓遍地皆是，
还有水、气、火、土四原素。

无处不欢欣，无处不明净，
清新静寂，令人心旷神怡，
但是每当夜幕降临，月神

---

① 半神话式人物。传说她曾征伐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创建巴比伦，修建空中花园等。

② 英诺肯季·费奥多罗维奇·安年斯基（1856－1909），俄国诗人。古米廖夫在皇村学校上学时，安年斯基任皇村学校的校长。

总那么可怕地俯向大地。

由于月神的目光阴森可怖，
由于他密网般的羁绊，
我不禁想从这七百肘长[1]高处
一跃而下逃离开花园。

[1] 从肘部到中指约一米半，古代长度单位。(肘长：肘尺，应为一英尺半。——观者注)

带锁链的骑士

我听见号角一再发出召唤，呼叫
我这个城镇征服者重新去征讨。

我过着屈辱的俘虏生活，象被铸锁的奴隶，
我这个高尚的人甚至忘记春光多么明媚。

可是，春天，经由花朵上的红玉，来到这里，
它妒性大发，将折磨人的镣铐打得粉碎。

我走在悬崖陡壁间，畅饮冰冷的溪水；
治愈我的伤口的，是那大洋的阵阵气息。

但是，我焕然一新，踏上陌生的国土，
对过去的一切将不会忘记，也不诅咒。

为了记住每次功勋——既在高山，又在草原，——
我将在我的银盔上铸一条钢的锁链。

遗　　嘱

为生活的诱惑而着迷，
我不愿融化在黑暗里，
我不愿重新返回故里，
那沉睡的死亡的土地。

崇山峻岭中的暮色朦胧，
让那些年轻严厉的术士
伴着湖光湿润的玫瑰红，
将柏树枝杈的篝火燃起。

将我这缠裹起来的尸体
恭顺地俯身放在篝火上面，
好让我从这最后的床位
带着藏在嘴角的微笑观看。

当篝火发着暗金色光辉，
即将触及大理石防水堤，
那时，沉思的火炬就会
洒落燃烧着的香树脂。

当飞扬着火焰的殡葬之筏
颤动着离岸而起动之际，
静寂中芦笛哀怨催人泪下，
银锣也为之而悲鸣不已。

象恶魔在法力无边的森林，
我的生存也会再一次闪现，
由于这痛苦的火红的亲吻，
我的身躯会因此徐徐抖颤。

在我被投入虚无幻境
或者被抛进天堂之前，
我身上火的欢乐的生命
还会再一次熊熊而燃。

湖　　泊

我以亵渎圣者的得意摧毁了幸福，
既不自责，又不懊悔，
但是每当降下夜幕，梦里看得清楚，
湖泊宽阔，汪洋无际。

它全身披着波涛起伏的黑色丧服，
如同我默默的思绪。
岸边上那一株一株银白色的柳树
重新记起杯杯苦酒。

月明如昼，映照出曲折蜿蜒的道路，
原野空旷，一览无遗，
而我焦急不安，心情沉重，呼吸急促，
扭曲手指，痛彻骨髓。

我突然记起，什么事情该会发生，
象忧郁正剧的收尾：
一个哀怨悲愁的姑娘，白色飞禽，
神奇而温柔的故事。

喷薄而出的太阳将在迷雾中闪耀，
阴影蜻蜓似地翻飞，
古老神话传说中的天鹅心高气傲，
将会踏上白色阶梯。

但我不再记起。我，软弱而缺少羽翼，
把夜里的湖水顾盼，
听着那波涛无力地悄声喃喃不已，
嘟哝它致命的怨言。

我睡醒时，嘴唇会象往日那样自信，
梦境既陌生又遥远，
人世间劳作的时刻和短暂的安宁，
优美总和粗鲁相伴。

幽　会

今天你要来会我，
今天我要去看你，
在月光下为什么
一个人这么怪异。

你停下，面色苍白，
轻轻地扔掉风雨衣。
这又有什么奇怪，
满月岂非也从黑林升起？

受明月妖法的纠缠，
因为你在场而不自如，
我将因寂静，黑暗，
将因自己的命运而幸福。

一头野兽来自凄凉的森林，
嗅到明丽的春天已不遥远，
它也这样谛听时钟的声音，
它也这样注视明月的婵娟。

它悄悄回到峡谷，
唤醒夜里的梦，
让自己轻盈的步履
随着明月行进。

我也想如同那头野兽，
默默地爱，品尝苦涩，
用亘古就有的焦虑
接待你，我的明月。

顷刻之间，我又孤身只影，
又是白昼，又是暗无天日，
但是受明月熏烤的心灵
却保留着你的标志。

它将身躯联接，
而后又使它们分离，
但情爱在午夜，
如同明月，永放光辉。

无　　题

你可记得巨人之宫，
蓄水池中银白色的游鱼，
林间小道，擎天的法国梧桐，
还有石块堆砌的塔楼。

金色烈马腾跃嬉戏，
在塔楼旁飞蹄直立，
洁白的鞍垫那么细密，
花纹十分精致美丽。

你可记得，我们在一起，
在云朵空隙里发现飞檐，
一小撮星星，如同葡萄颗粒，
从那里风驰电掣般坠落人间。

啊，现在可以毫不动容地讲述，
如今，你同我远非昔日那种模样，
可能我们比过去更刚强，更英武，
但是我们已不再醉心于幻想。

我们的名字美好动听，
我们有清秀瘦削的双手。
只是永远献出了我们的心灵，
奉献给那致命的烦愁。

虽然我们原本可以忘怀，
但是却仍然保持着记忆，
记得我们那时曾经相爱，
记得我们那时一起奋飞。

无　　题

在一处严峻的庙宇
他向圣母起了誓，
要忠实于那位妇女，
她的目光倔强耿直。

但秘密联姻他已忘记，
却到处去践踏他的爱，
夜里在殴斗中被刺死。
于是，他等在天堂门外。

传来了圣母的话语：
“你不是在我庙堂起誓，
要忠实于那位妇女，
她的目光倔强耿直?

你快走开，上天之王
要的不是这种收成。
违背了誓言，就该灭亡。
上帝不承认毁约的人。”

但是，他伏地恳求，
既悲哀，又固执：
“可我从未见过一个妇女，
她的目光倔强耿直。”

不只一回

我们经常进行不事声张的顽强决斗，
这个曾不只一回，也不会只此一回：
象往常一样，如今你又弃我而出走。
可是我知道，明天你将顺从地回归。

然而，不必诧异，我心怀敌意的友人，
我这不明不白的爱情缠身的仇敌，
如果爱情的呻吟将是苦难的呻吟，
那么亲吻——则染着血迹。

祈　祷　词

凶残的，威胁人的太阳，
发疯的，空间巡游的
上帝的脸庞，

为了未来，太阳，
你把现时烧毁，
但要宽恕以往！

无　　题

棕榈树丛和芦荟灌木林，
泛着暗银色的溪流山涧，
天空蔚蓝，辽阔无垠，
金色的阳光辉煌灿烂。

心啊，你还有什么企求?
难道童话和谎言才是幸福?
为什么对异教徒的引诱
要恭顺地奉献自己，义无返顾?

难道你想重新得到毒剂，
想要熬煎于火热的梦呓?
难道不能在沁人心脾的园子里
象芳草一样生活得任性惬意?

贝雅特丽齐[①]

1

缪斯们，请你们停止哭泣，
请将你们的忧怨流注于歌曲，
请为我唱一只赞颂但丁的歌子，
或者为我演奏长笛一诉悲楚。

厌烦人的牧神们，你们的召唤
往后不会再有音乐的声响。
你们是否知道，还在不久以前
贝雅特丽齐已经弃绝了天堂？

多么奇异的白色的玫瑰，
习习凉意中的寂静的傍晚，

① 意大利诗人但丁（1265—1321）青少年时期就钟情的女子，与但丁年龄相当，但只活了二十五岁。但丁在《神曲》中描述贝雅特丽齐委托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前 70—前 19）引导但丁游历地狱。之后，贝雅特丽齐与但丁在地上乐园相会，并亲自伴他巡游天堂。

怎么一回事？又是威胁，
又是祈求宽恕的由衷之言？

在诡谲狡诈猖獗的尘世上，
有过一位心潮激越的诗人——
他罪恶深重，渎神，放荡，
但是他对贝雅特丽齐一往情深。

诗人奇想蜂拥的心田里
隐秘珍藏的重重思绪，
变成了光的滔滔洪水，
变成了喧啸澎湃的潮流。

缪斯们，十四行诗[①]宝石般晶莹，
请你们在奇异的秘密上做出标记，
请你们都来为我歌颂但丁，
歌颂加布里耶尔·罗塞蒂[②]。

2

我园子里百花怒放，你园子里只有悲愁，

---

① 这里指但丁为抒发对贝雅特丽齐的爱情而写的十四行诗（共三十一首，收在《新生》一书中）。

② 加布里耶尔·罗塞蒂(1828－1882)，英国诗人。

请你到我这里来，请你用瑰丽的愁苦，
象用烟云迷雾的面纱施展你的法术，
将我花园远方折磨人的苦难罩住。

你是伊朗白玫瑰的花瓣，
请到这里来，到我烦人的园子，
以免激情的动作再度出现，
好让音乐具有造型的优美姿势。

好让贝雅特丽齐引人沉思的名字
从一个层次传颂到另一个层次[①]，
好让少女的合唱，而不是酒神女祭司，
歌颂你悲苦而哀怨的双唇的俊美。

3

请你宽恕，难道这种蜂螯般的痛苦，
难道绝望的折磨，羞愧的酷刑还不够！
我已经放弃了致命的任性的引诱，
我永远属于你，永远对你恭顺，驯服。

[①] 但丁笔下的天堂是由九层天和一层天府组成。贝雅特丽齐引导但丁经九层天到达天府后，才一睹上帝之面，并一窥“三位一体”的神秘。

我们十分长久地失落在无底深渊，
野兽般的波涛时隐时现地掀起峰脊，
我们夹紧在铁的拥抱中被冲击，翻转，
被抛向隐藏着灾难不幸的悬崖绝壁。

现在，仿佛从战斗中撤回的白色骏马，
雷雨天的片片碎云在天空四散纷飞，
如果你愿意，让我们出来踏上窣窣细沙，
来到这金色岛屿的沙地一起祈求上帝。

4

我将不会诅咒你，
只是离情别绪使我悲苦，
如今我却想吻一吻你
牵引着我的那一双手。

当我还是一个古怪地热恋的孩子，
我曾有过幻想，如今幻想已实现。
我看见在这双亲切可爱的手里
是一柄寒光闪闪的短剑。

你赐予我的，将是死亡的战栗，
而不是情欲冲动的苍白的颤抖，

你带领我永远离开一去不回，
走向那无以复加的幸福的岛屿。

船　长　们

1

在北极海以及南海海面，
沿着那碧波荡漾的海湾，
在玄武岩与珍珠悬崖之间，
海船扬起簌簌作响的风帆。

船长们，发现新大陆的人们，
驾驶着飞行一样快的海船，
不怕那惊涛骇浪和飓风，
因为他们熟悉暗礁和浅滩；

胸脯不粘古旧文书的尘土，——
而是为海水的盐碱所浸透，
有一幅破烂不堪的航海图，
用针标出他们大胆的航路；

爬到颤动摇晃的船台上，
回想着刚刚离开的港口，

同时从骑兵式长筒靴上
用手杖打掉泡沫的污垢;

如果发现船上发生哗变,
就立即从腰间拔出手枪,
于是黄金从衣袖的花边,
从粉红色的袖口撒落地上。

让大海咆哮,让它狂呼怒号,
哪怕波涛滚滚,大浪滔天,——
没有一个船长心惊肉跳,
没有一个船长卷起船帆。

难道懦夫有这样的手臂以及
这样锐利而有信心的眼睛,
会出其不意地向敌船进击,
放出护卫舰快速地向它逼近,

用准确的炮弹、钢铁鱼叉
击中在海里游弋的巨鲸,
并在繁星闪烁的夜幕下
辨认出灯塔上的导航标灯?

2

冈扎利沃和库克，拉佩鲁斯和戴加马，
幻想家和一代君王，热那亚人哥伦布，
你们这些绿色神殿的卫士放心不下，
在浓雾弥漫的海上盯着罗盘的刻度！

甘农·卡尔法格尼亚宁，谢涅加姆比公爵，
航海家辛巴德和坚强有力的乌尔利斯，
灰濛濛的巨浪猛烈击打着海中岬角，
这是在用雷声般的轰鸣歌颂你们的胜利！

而你们这些皇室的走狗，海上走私者，
将金银财宝收藏在船舷暗门里的人，
来自阿拉伯的漂泊者，寻求宗教信仰者，
以及登上第一只木排的第一批人们！

那些胆大妄为、欲壑难填地到处求索，
对祖辈世代生息的国度感到厌烦的人们，
听取白发粲粲的睿智老人们的训示，
却对那些训示放肆地讥笑嘲讽的人们！

置身于你们的幻想多么甜蜜而不可思议，

口里悄声念诵着珍藏于心的你们的名字，
突然我心领神会，那辽阔荒芜的心腹之地
那时如何牵引你们的心，使你们陶醉！

我觉得——和过去一样，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
那些地方不为人知，没有留下过人的足迹，
在那里，巨人族在阳光欢照的丛林中安家，
在那里，颗颗珍珠就放在清澈透明的水底。

从林木上源源流下清香诱人的树脂，
纹脉秀美的片片树叶呢喃细语："快来，
足色黄金的蜜蜂正在这里悠悠飘飞，
这里的玫瑰远比帝王们的朱衣鲜红明快！"

那里，为争夺巢穴，小矮人正同飞禽拼死活，
那里，少女们的脸庞有多么温柔的侧面……
仿佛天空的繁星都未有人一而再从头数过，
仿佛我们这个世界还没有彻底被发现！

3

只要从国王的旧炮台
透过悬崖峭壁向外看，
就会看见水兵多么愉快，

他们涌进熟悉的港湾。

那里，匆匆喝过几杯酒，
一个信口开河的爷爷
在小酒馆里开讲掌故：
黑色弩箭能射死海蛇。

黑肤色的混血女郎们
既为人算卦，又爱歌唱，
烧好的盘盘海味山珍
散发着香味诱人品尝。

从日薄西山直到凌晨，
在痰渍满地的酒馆里，
头发卷曲的那些赌棍，
用假纸牌一次次作弊。

在港湾里的各个船坞，
游荡、躺下休息多么惬意，
有些士兵从炮台里走出，
夜里打一架也是好主意。

要不，鼻子带铜环的小猴
卖给那些外国的尊贵妇女，

死气白赖，有时不免粗卤，
硬从她们手里讨两个苏[1]，

然后，护身符紧压地板上，
恼恨交加，脸色白得怕人，
在踩踏得很脏的地板上
玩骰子输了个一干二净。

但是醉意朦胧的召唤声，
酒后断续的话语都趋平静，
只有船长扩声器的声音
呼叫他们返船准备起碇。

4

但是世上还有别的天地，
折磨人的月光使人疲惫。
强力与豪迈都无济于事，
那里都永远可望不可及。

那里水波闪闪起伏泼溅，
浪花飞舞永远没有休止，

[1] 法国过去的辅币名称。

那里漂泊的荷兰人[①]驾船
乘风破浪急剧向前奔驰。

暗礁和浅滩他都碰不上，
但是，悲哀和不幸的标志，
那神圣的埃利姆的灯光
照耀着他的船具和船体。

船长在深渊上颠簸驶行，
一只血污的手抓着帽子，
另一只钢铁般的手紧紧
抓住船舵保持既定方位，

同伴们象死神一样苍白，
所有人都只有一个念头。
僵尸才这样看弥天火灾，
难言的满面愁苦和忧郁。

如果在清明透亮的清晨
航海的人们会与他相逢，

---

① 魔鬼惩罚荷兰人范德终生漂泊海上，七年才能登陆一次，只有找到一个至死不渝爱他的女子才能得救。德国作曲家瓦格纳(1813－1883)曾根据德国诗人海涅(1792－1856）有关作品写了三幕歌剧《漂泊的荷兰人》。

那茫然预感悲愁的心声
会永生永世折磨着他们。

为这伙英勇豪迈的好汉
业已编撰了太多的故事，
就勇敢的航海者们而言，
其中最可怕、最神秘的是——

某处有个边远的地区——
那是在南回归线之外！——
有一条非常可怕的道路
把脸象该隐[①]的船长等待。

[①] 圣经故事中，该隐是亚当和夏娃的长子，因嫉妒杀死弟弟亚伯。圣经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桩凶杀案。

1910 – 1912

两株玫瑰

伊甸园[1]口有两株玫瑰，
花繁叶茂，一派绰约风姿。
但玫瑰——是情欲的标志，
而情欲——是大地的孩子。

一株玫瑰花朵柔嫩绯红，
象童贞女因心上人而腼腆，
另一株玫瑰花朵紫红，
如同爱情之火熊熊炽燃。

莫非开在智慧门口的玫瑰
是至上的主所作出的决断，
也是它把欲火正旺的秘密
又附加在上天的神秘上面？！

---

[1] 《旧约全书》中，伊甸园是上帝让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居住的地方，后因他们违命偷吃禁果而将他们从园内逐出。

致一位姑娘

我不喜欢您那种懒散、
双手交叉胸前的姿态，
您那从容不迫的恭谦、
羞涩的恐惧也不讨人爱。

屠格涅夫式的女主人公，
您温柔，纯洁，而且高傲，
您身上那么多平静的秋情
都来自飘满落叶的林荫道。

任何时候任何东西都不要相信，
除非您有过考虑，有过意图，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要光临，
如果在地图上您找不到那些路途。

那疯狂的猎人和您没有缘分，
他喜欢翻山越岭爬上陡岩，
他沉醉于幸福、无意识的忧闷，
直接瞄准太阳射出他的箭。

怀　　疑

傍晚寂静时分我孤苦伶仃，
我将只想念您，只想念您。

一拿起书，我就总是读到："她"，
于是心灵重新沉醉，意乱如麻。

一头扎进吱呀作响的床铺，
枕席灼人……不能入睡，只能等候。

我要轻轻地轻轻地走向窗前，
对明月，对烟雾弥漫的草地看一眼，

在那里的花坛旁，您对我说过："是"，
啊，那个"是"将永远同我在一起。

但是我的意识却突然回答我说，
没有您这位顺从的人，也从未有过，

您那个"是"，您那种颤栗和松树旁
您那亲吻——不过是梦和春天的狂想。

那另一个人

我满怀愤懑的心情，在等待：
但等待的，不是欢乐的妻子，
不是想直舒胸臆一吐为快，
不是想回顾过去旧事重提。

也不是等待情人：我厌烦
无休止的耳语，困倦的眼神，——
我对于纵情的欢乐既已习惯，
百倍痛苦的折磨也麻木不仁。

我等待志同道合的人，他是
上帝永远恩赐给我的那个人，
因为使我早已疲于等待的是
高高的上天和深邃的寂静。

可这个人罪大恶极，严厉狂妄，
竟然将永恒换成短暂的钟点，
竟然将联系着我们的幻想
鲁莽地当作束缚我们的锁链。

永　恒

我处在时日紧密结合的通道，
这里天空甚至也是沉重的桎梏，
我注视世纪，可生存却是分秒，
我从星期六期待下一个星期六。

心灵困惑不解的惆怅迷惘，
焦灼不安和如愿以偿的告终……
一旦我豁然醒悟，心明眼亮，
呵，时日，请你策马，兼程进军。

捕捉住所有逗引人的事物，
就将被赋予另一种灵魂，
我将对此极其虔诚地祝福，
祝福通往太阳的路，祝福蠕虫。

在声声响雷和瞬息静寂里
同我肩并肩行进的那个人，
残酷对待我引为慰藉的东西，
对罪恶明确宽容的那个人，

教我保持沉默，教我奋力斗争，
教我人世间古已有之的睿智，——
他将放下他的长杖，向我转身，
简单说一声：“已到达目的地。”

当今世界

我合上《伊利亚特》，临窗打坐，
嘴唇上还颤动着最后的诗句，
光照如昼——是月亮或者灯火，
哨兵的身影缓慢地来来去去。

我时不时地投出试探性的目光，
也常常看见有回顾的目光相迎，
那是轮船账房暗处奥德赛的目光，
是下等餐馆细木镶嵌的阿伽门农[①]。

如同在遥远的风狂雪暴的西伯利亚，
上古的剑齿象还被冻结在冰层中间，
那是它们深深的悲愁吹拂着雪花，
那是它们用鲜红的血点燃了地平线。

---

① 奥德赛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人物。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因其弟墨涅拉奥斯的妻子海伦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窃走而发动为时十年的特洛伊战争。英雄奥德赛勇敢机智，参加特洛伊战争后，历经艰险，十年后才回到家乡。

读书既使我悲哀，月亮又使我疲惫，
或许，我需要的完全不是什么英雄人物，
请看，林荫小道上，情意缠绵温柔得出奇，
象达弗尼斯与赫洛娅[①]，中学生挽着女友。

[①] 神话故事：牧羊少年达弗尼斯在草原上遇见少女赫洛娅，对她产生爱情。后相爱，发誓永不分离。

十四行诗

我肯定在生病：心上迷雾笼罩，
厌烦一切，厌烦人们和种种故事。
我梦见那女皇的颗颗钻石，
梦见那染满鲜血的宽大弯刀。

我觉得（全然不是骗局），
我的祖先是斜眼的鞑靼人，
凶残的匈牙利人……我自身
也散发着几世纪遗传的病毒。

我沉默，忧郁，墙壁全都让开——
出现了漂着白沫的汪洋大海，
岩岸沐浴着太阳的余辉。

出现了城市，天蓝色圆顶的建筑物，
繁盛的园林，茉莉花气味浓郁，
我们曾在此格斗……，对！我被打死。

有一次在傍晚

细颈瓶里是憔悴垂死的百合花儿，
西天映着铜的红色，傍晚湛蓝。
我同你谈论勒贡特·德·列尔[①]，
我同你对这位冷酷的诗人不无忧怨。

一卷卷丝装的书我们曾不止一次打开，
我们从容阅读并悄声说：不是要读的那本！
于是眼前闪现了所有的词和所有的倦怠，
好象一年之中只向我们升起一次的星辰。

于是，上古太阳的韵律，大得不可思议的世界，
如此欢快，如此奇特，在我们心灵里复活，
而透过傍晚的朦胧在坐椅里是线条明快
具有天鹅般心灵的欧洲人后裔的侧面轮廓。

[①] 勒贡特·德，列尔(1818－1894)，法国诗人。

她

我认识一位妇女：孤寂，
苦于言辞折磨的倦懒
在她那坚毅的瞳孔里
经常莫测高深地闪现。

她的心灵只为诗歌的
铜管乐贪婪地敞开，
而面对世俗和欢乐，
她却傲视而拒之门外。

她的步履奇特地从容，
她轻盈飘逸，款款而行，
虽然不美丽，面貌平庸，
可我的幸福却集于她一身。

一旦我渴望为所欲为，
既大胆又骄傲——义无返顾，
就去找她学习慵倦和梦呓里
那种聪慧甜蜜的痛楚。

疲惫苦恼时，她光彩夺目，
手中掌握着霍霍闪电，
她的梦层次分明，犹如
阴影投在天堂火热的沙滩。

生　　活

每当阴暗的玫瑰色的霞红旗帜一样升在空中，
就目光浑浊地带着死去的心从悬崖投进大海，
要么在牢狱中如同雄鹰一样成为自由人，
要么在野人烟火弥漫的小屋找到生活的安泰！

对，我明白了。生活的象征不是创作语言的诗人，
不是铁石心肠的战士，也不是扶犁耕作的农夫，
——而是坐在雄狮皮毛上面露嘲笑的孩子国君，
他忘记了在他疲惫的白净的手里还拿着玩物。

来自蛇洞

从蛇聚居的巢穴，
从那个大城市基辅，
我娶的不是妻子，而是女巫。
原以为她是一个快活的人，
曾猜想她大概有点任性，
一只欢乐的鸟儿——唱歌的好手。

你呼唤——她就皱眉头，
你拥抱——她就摆个谱，
皓月当空——她就烦恼难忍，
看见月亮，总要叹息呻吟，
仿佛在埋葬什么人，
而她——也想投水自尽。

我反复对她说：如今不是
我这个教徒给你
做开化工作的时间；
快将你的倦懒
抛进第聂伯河的深渊，

捧上罪恶的秃山。

她默不作声——只是猬缩一团，
她总显得病体恹恹，
她这有罪的人引起我的怜爱，
象一只被击落的飞鸟，
象一株白桦连根被刨，
上帝也用咒语为之去灾。

爱

傲慢的抒情诗人，
象一个少年，推门而入，
信口开河：我只应
在世上为他一人而忧郁。

他任性地一下子
合上我打开的书，
跺了一下漆亮的鞋子，
“我不爱”脱口而出。

他怎敢这样散发香水气味！
怎敢放肆地玩弄钻石戒指！
怎敢用鲜花铺洒我的床位！
怎敢用鲜花铺洒我的桌子！

我恶狠狠地弃家出走，
他却紧紧跟随在我的后面，
还用他那精美的手杖
敲打响亮的铺石路面。

从此我变成一个疯子。
不再敢返回自己的家，
而且，我总不能控制自己，
用他无耻的语言讲他。

驯　兽　者

……我那柄中国小伞染成红色了，娇小的鞋子涂抹着白粉。

——安娜·阿赫马托娃

我迈着训练有素的果敢步伐，
走近那扇朝思暮想的门，
猛兽都在那里等候我莅临，
栅栏里的猛兽毛色驳杂。

它们会咆哮，因为它们怕长鞭，
今天它们将更加背信弃义，
或者更加温顺……我何必介意，
如果我年轻，而且热血滚翻？

只是……我越来越经常看见
（看见并且明白，这不过是昏了头），
一头奇怪的原本不存在的猛兽，
它——金光灿灿，六翼舒展，缄默无言。

它长久而机警地对我进行监视，
一点也不放过我的一举手一投足。
它从来不同别的猛兽一起演出，
而且它也永远不会前来就食。

如果我命里注定死在舞台，
将不愧为驯兽者，现在我清楚，
那头观众看不见的猛兽
将会第一个咬碎我的膝盖。

芳妮，您赠给我的花朵已经凋零，
可是，您在走索上，象往常一样惬意，
我的猛兽，它在您卧榻旁半睡半不睡，
如同一头忠实的猛犬，盯着您的眼睛。

被毒害的人

“你完全，你完全象白雪一样，
你苍白得多么可怕，多么奇异，
你递上一杯金色的酒给我品尝，
可是为什么你却浑身战栗不已？”

你转动身躯，悲戚而机敏……
我所知道的，早已知道得很清楚，
但是，面带微笑，我仍然，仍然
饮完她特意为我斟的那杯酒。

当蜡烛熄灭之后，
缓缓地窒息我的恶梦
就会来到我的床头，
我会死人一样醉意沉沉。

我会找她说：“亲爱的人，
我作了一个奇怪的梦，
呵，梦见平原广阔无垠，
苍穹完全用黄金铸成。

要知道，我再也不会残酷无情，
愿你幸福，无论同谁，同他也可以，
我将离去，远远出走，飘忽不定，
我将不会悲伤，也不会怀有恶意。

我从天堂，从清凉的天堂
将会看见时日的白色返光……
我感到甜蜜——亲爱的，不必悲伤，——
要知道，是你拿毒酒让我品尝。”

壁 炉 前

炉火暗淡……凝聚着一个阴影，
双手交叉胸前，他孤苦伶仃，

目光凝聚在一起投向远方，
他痛苦地讲述着自己的忧伤：

“我深入那些不为人知的国家内地，
有八十天在那里行进着我的商队；

那儿有巍峨起伏的山峦，森林，
有时远处还有奇异的城镇。

夜深人静，不只一次从那里，
令人不解的号叫传到我们营地。

我们挖掘沟壕，我们砍伐森林，
雄狮常常在晚间光顾我们。

在我们中间没有胆小鬼，

我们瞄准它的眉心射击。

我在沙土下发现了一座庙宇，
用我的名字命名了一条河流。

在这个湖泊之国有五个种族，
它们都听从我，尊重我的法律。

现在，我很软弱，仿佛受梦寐支配，
病魔已侵入心灵，心灵疼痛至极；

我已经晓得，晓得，什么是恐怖，
活活葬入这四壁之中就是恐怖。

即使枪的闪光，即使波涛的闪光，
如今要撕断这种锁链也无异梦想”……

一个妇女在角落里谛听他的讲述，
眼里却藏着一种幸灾乐祸的狠毒。

流　浪　汉

我要走上响声回荡的枕木，
我要在那儿遐想，并且追随
在黄色天空、红色天空远处
奔驰而去的那一线路轨。

如果门卫不一声呼喊
把流浪汉都驱逐干净，
我就战战兢兢迈步向前，
侧身溜进车站阴暗的大厅，

然后我就会用顽强的幻想
千百次地去回忆，去品味
那位乘客所在的头等车厢，
那位贵妇对我的回眸一视。

对于傲慢而高不可攀的美人，
我这全部的爱有何价值?
可是，这样一位蓝眼睛的美人
我永不可能看见第二次!

物换星移，一旦时令转暖，
黄昏在草地上铺上烟雾，
我就要开开心，倾诉心愿，
将这个秘密向朋友倾诉。

他就会绽开丑陋的微笑，
然后回答我说：“得啦！
胡说些什么，瞎编乱造，
准是污七八糟的书读多啦。”

奴隶之歌

早晨，鸟儿觉醒，
瞪羚跑向田原，
欧洲人走出帐篷，
手里挥舞着长鞭。

他坐在棕榈树的荫影里，
脸藏在面罩般的绿荫下，
身边放有一瓶威士忌，
将那些偷懒的奴隶抽打。

他的物件要我们刷洗，
他的骡马要我们看守，
而晚上给我们吃的东西，
却是白天就变质的腌肉。

上天保佑这位欧洲主子，
他有远射程的枪枝，
他的马刀十分尖利，
他有凶狠地抽人的鞭子！

上天保佑这位欧洲主子，
他勇敢，但他失于心计，
他有非常娇嫩的身体，
用刀捅它该有多么惬意！

1912 – 1916

五音步抑扬格诗[①]

献给米·列·罗津斯基[②]

我记得标名为南十字的海上
那一夜海天墨染，漆黑无边。
我向着南方航行；螺旋桨
使足力气激起巨浪滔天，
在海上，眼睛不能自由地观赏，
黑暗会立即吞没迎面的来船。

啊，我为之惋惜，奇怪地设想，
如果迎面的来船掉头驶行，
并不曾停在真实的海港，
唐璜同安娜终于未能相逢，

---

① 原诗的格律是，第一音节为轻音，第二音节为重音，构成一个诗步；每行诗为五诗步，故名。原诗每一诗节中六行诗的押韵形式大多数是 ababab，也有 aaabbb，abbbaa 等等形式。译文基本按照原诗作五顿的格律处理，诗韵基本采用 ababab 的形式。诗步通译为音步。
这首诗有一定的自传性成分。

② 米哈伊尔·列昂尼多维奇·罗津斯基(1866－1955)，诗人，翻译家。

辛巴德也不曾发现成堆钻石，
永恒的高利贷者就悲惨莫名。

数月之后，我的船启航离岸，
我的船满载满装，装着象牙，
装着豹皮——我喜欢那种斑点——，
阿比西尼亚[1]大师们的画，
以及从前全然不了解的物件，
对世界的蔑视和睡梦的困乏。

我当时年纪轻轻，贪婪而自信，
但大地的精灵却沉默而傲慢，
于是，如同飞鸟死亡，鲜花凋零，
耀眼欲眩的幻想毁于一旦。
如今我的声音迟缓，不慢不紧，
我知道，生活很不如意……你看，

你，为了你，在列凡特才特意
寻找不朽的帝王穿的紫罗袍，
我赌输了你，如同疯狂的纳利
着了魔，曾经将达玛扬蒂输掉[2]。

---

[1] 即今埃塞俄比亚。

[2] 古印度传说，纳利受魔鬼诱惑，赌博时输掉自己的王国，成为乞丐。为了不让妻子达玛扬蒂与自己一起受穷，撇下她独自离去。后来经过波折终又团聚，并赢回失去的王国。

骰子飞起，响声钢铁一样清脆，
骰子落下——天有定数，在劫难逃。

你忧闷而严厉地向我表白：
“我相信过，我爱过，都太过分，
现在离去，既不相信，也不再爱。
明察秋毫的上帝十分英明，
可能，在它的面前，我的离开，
我同你分手，是毁灭我自身。”

我没有敢去吻一下你的秀发，
甚至未敢一握你冰冷瘦削的手，
如同蜘蛛，我厌恶自己，感到可怕，
每一种声音都刺伤我，使我恐惧，
很象古代雕着耶稣受难的十字架，
你穿着简朴的黑色袍服离我而去。

（我不悲伤。本该如此。如今面对
无辜的人，我并不感到丝毫屈辱。
无论欢乐，无论荣耀，无论秘密，
瞬息即逝的世界都不能将我引诱，
即使妇女的眼神，她的温柔和诡秘，
也只是在梦中偶然使我忍受痛苦。

只是我体内越来越衰老的亚当
才偶然傲慢而顽固地发出呼喊，
谁只要对希拉姆百合花很欣赏，
他就不会向往童话世界的乐园，
他就要虔诚地筑起神庙的高墙，
筑起对尘世，对上天都适合的城垣。

我们人数众多，手持小锤相聚一堂，
友好相处，在一起工作得称心如意；
这是因为爱情用锁链将我们缠绑。
这爱情比金刚石还坚实，还光辉。
它频频挥动它那雪白无瑕的翅膀，
挥动它那从未有过的天鹅的羽翼。

我们人数众多，有人听命于夜神，
而另外一些人的摇篮却都闲置一旁；
大地上那一派绿色春光的秀丽美景
对一些人发出预言，对另一些人表示哀伤；
我呢——是见多识广的过去时日的眼睛，
我也是张开的嘴巴，未来时日的口腔。

神庙高高耸立云天，庄严而异样，
庙内香烟缭绕，风琴演奏着乐曲；
神象上面光轮闪闪；烛光和太阳

交相辉映的云——是彩虹一样的雾；
可以听到声音，那是工匠向我们，向
所有时代和国家的石工打着招呼。）[1]

那个夏天的雷雨非常频繁，
暑热和气闷远远胜过往昔，
风云难测，突然天昏地暗，
我心脏的跳动也骤然停息，
太阳甚至在正午也血红如染，
田间谷穗的子粒落满一地。

在人群的狂呼乱喊声中，
在炮车轰隆而过的震响里，
在战斗号角不停歇的召唤中，
我的命运之歌突然在耳边响起，
于是，我向人们跑去的方向飞奔，
顺从地一再重复：奋起，奋起。

士兵们高声歌唱，虽然歌词
含混不清，但却能心领神会：
“飞快前进！如果要死就去死！
青青草地将是我们的床第，

[1] 括弧内的五节诗写于 1913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1915)，诗人重新写了后面的七节，以取代这五节。

绿色树叶将是我们的帐子，
我们的盟友是天使长的神力。”

这歌声甜蜜地激荡，吸引力无法抗拒，
我不由得走上前去，果真批准我入伍。
交给我一支步枪，一匹坐下良驹，
还交给我一个强敌防守的战场，
炸弹威武的轰鸣，流弹呼啸的欢唱，
以及笼罩在闪电和血云中的穹苍。

从这时开始，我的心灵便燃起
幸福之火；于是它充满着欢喜，
是那样大彻大悟，聪慧精明，
它同群星高谈阔论着天神，
战争警报中它听见上帝的声音，
它将自己的道路称为神的途径。

它每时每刻都在赞美，
赞美最最尊贵的司智天使，
赞美最最光荣的六翼天使，
赞美尘世希望的上天恩赐，
对自己平凡的语言，它每刻每时
都能感受到关注，宠信和厚意。

空旷荒僻的海上有座修道院，
它用白石砌成，它有金色圆顶，
永不泯灭的荣耀光辉灿烂。
最好告别这尔虞我诈的红尘，
到这里来观赏这水阔天宽……
在这洁白的金顶的修道院隐身！

1912—1915

回　归

献给安娜·阿赫马托娃

人们都已进入梦乡，我却离家出逃，
我的同伴在壕沟边的树丛中隐身，
一直到凌晨人们都还在到处寻找，
为时已晚，我们早在田野上阔步行进。

我的同伴面黄肌瘦，是个斜眼。
啊，我失魂落魄地爱他，一往情深。
他的发辫藏在拖地的长袍下边，
蝮蛇般的目光巡视并倾诉怨恨。

他的怨恨编成了歌曲歌颂永恒，
歌颂古老、奇异、没有痛苦的时光，
他的怨恨，如同轰鸣不已的钟声，
撞击着我神志的倦懒和心绪的迷惘。

我们看见水泊，看见了森林和山峦，
我们在异乡平原上的大篷车中留宿，
有时觉得——好象我们已经漂泊了多年，

有时觉得——仿佛才只有一天那样短促。

当我们终于走到中国的万里长城，
我的同伴对我说："现在，让我们告别，
我们的道路不同：你的道路神圣，
可我，我要去种植我的稻米和茶叶。

在白色的山坡上，在茶园上边，
一个佛爷打坐在古旧的宝塔旁。
我怀着隐秘的欣喜躬身拜见，
觉得从未有过的甜蜜与舒畅。

他睁着一双蝮蛇般的眼睛，静静地唱，
静静地唱啊，唱啊，歌唱这人世上
古老、奇异、没有痛苦的永恒的时光，
而周围的空气这样洁净、明朗。

珀耳修斯[①]

卡诺瓦[②]的雕塑

缪斯们对他早就倾慕，
他是英雄，年轻，光彩夺目，
他用坚强刚毅的手
提起墨杜萨[③]的头颅。

他心里永远充满着风暴，
那双曾经非常可怕的眼睛，
他当然永远不会再看到，
可如今它们美好，富于人性，

那曾经受过痛苦折磨的面孔
现在也如此美好楚楚动人……
——孩子般逞强好胜的有恃无恐

---

①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宙斯与达纳厄之子。

② 卡诺瓦（1757—1822），意大利雕塑家。

③ 希腊神话传说，任何人看见墨杜萨的头，就会变成石头。在女天神雅典娜帮助下，珀耳修斯借用光亮的盾牌观察，砍下墨杜萨的头。

既不知有阻碍，又不知有止境。

裸体的安德洛墨达[1]在等待，
那条恶龙面对她盘成一团。
赶快，赶快，胜利与他同在，
展翅搏击长空快去救援。

[1] 希腊神话中埃塞俄比亚的公主。她被父母锁在岩石上奉献给海怪。珀耳修斯杀死海怪救她脱险并娶为妻子。

进　　攻

本来可能成为天堂的国家，
却变成了一个烈火的巢穴。
发起的攻击一直没有停下，
我们饿着肚子已四个日夜。

但在这光辉而可怕的时辰，
我们不需要世间任何佳肴，
因为上帝的语言滋养我们，
我们享用它们远胜于面包。

这几个星期血染的时间
是这般轻快，是这般光彩，
头上爆炸开花的是炮弹，
尖刀霍霍象鸟飞一样快。

我喊叫，我的喊声粗野，
如同铜器在撞击铜器，
我是伟大思想的体现者，
我不能够，我不能够死

象响雷的铁锤那样沉重，
象大海的怒涛那样汹涌，
一颗黄金般的俄罗斯心
在我心中有节奏地跳动。

在硝烟弥漫中争先恐后
乘胜追击那败退的敌人，
如同用珍珠来打扮少女，
这样甜蜜地装饰胜利女神。

无　　题

我对当代生活彬彬有礼，
　　但我们之间深沟横陈：
让傲慢的生活变得惬意，
　　只有这样我才其乐无穷。

胜利、光荣、功勋——这些辞令
　　如今都是失去意义的空谈。
可是，我心中仍然金鼓雷鸣，
　　如同主的声音响彻荒原。

平静总是毫无必要地
　　径直闯进我的屋子；
变成阿喀琉斯的弃箭，这是
　　我的心愿，我曾发过誓。

不，我不是一个悲剧主人公，
　　我辛辣、古板、义愤填膺，
在那众多的瓷器偶像中
　　我无疑是一件金属制品。

记得在它的座前低低地
　　匍伏在地上的那些头颅，
记得祭司们庄严的祈祷词，
　　还有战栗的森林中的雷雨。

脸上掠过苦笑的影子，
　　看见从不荡起的秋千，
牧人为贵妇吹奏芦笛，
　　她的胸脯丰盈美满。

幸　　福

1

病人都信赖五月的玫瑰，
贫穷的童话都温馨可亲。
在牢狱里入睡的时候，你
大概会梦见天国的幻景。
但是，没有比拥着丝绸
更使人感到惊恐和被遗弃的愁苦，
我准备将自己全部鲜血献出，
献给垫下有粒豌豆都难入睡的公主。

2

“请问，驼背人，你是否情愿
作乐取笑，你是否也想要
将我们各自的命运做一次交换，
成为海洋上自由翱翔的飞鸟？”
他盯着我，用怀疑的目光
上上下下把我仔细打量：

“你给我走开，我无求于你，
你我之间没有任何话好讲！”

3

在苦难的琴上有太多的弦，
在幸福的琴上一根也找不到，
进入天国的人为归属作难，
还不如干脆坠入地狱的好。
一句咒语把大麻疯病人治愈，
对童贞女说话的人——替天行道。
“……他看重的是乞丐拉撒路[①]，
威严的祭司他却不屑一瞧。

4

啊，上帝，我并不是你的罪人，
不是渎神的人，也不是盗贼，
我信主，信主，但是为什么
我的眼睛却看不见你？
啊，我不是生活在荒漠里，

---

① 《新约全书》中，乞丐拉撒路生前痛苦，死后被天使引到亚伯拉罕（犹太人始祖）的怀里，一个财主生前享乐，死后却受痛苦。

我还年轻，我歌唱，我欢欣，
可是，我知道，你却拒绝我，
不肯接受我可怜的灵魂！

5

在基督耶稣的复活节，
在最光辉，最美好的日子，
突然降临到我身上的，
是我到处求索的赎罪。
突然，我觉得，我变成哑巴，
遍体鳞伤，赤身，躺在树丛里，
于是，我开始为一切而哭泣，
流着滚烫的欢乐的眼泪。

八　行　诗

无论是母亲曾经唱过的歌曲，
无论是午夜时分远方的杂音，
无论是本来值得弄懂的事物，
我们都从未理解其寓意之深。
作为某种大可慰藉的嘱咐，
作为至尊无上的威严的象征，
你的崇高的言语和你的嗫嚅，
诗人啊，这是天赋予你的禀性。

雨

透过洒着雨滴的玻璃窗，
　　世界看起来是副麻脸；
我看见：东西都没有暗淡失色，
　　也没有显得模糊难辨。

只是草木油绿有种无名的阴郁，
　　上面仿佛涂了一层硫酸盐，
玫瑰花丛却鲜血一样殷红夺目，
　　看起来轮廓也显得格外圆。

雨滴溅落水洼，节律欢快协调，
　　有如低声唱着自己的赞美诗，
仿佛年轻的修女们在作晚祷，
　　听起来声音是那样急切清脆。

荣耀啊，上天，它使乌云密布！
　　看——春天的河水在滚滚泛流，
在洪水中游动的并不是鱼，
　　而是山林的树木滚翻沉浮。

神奇的磨坊，多么凶险恐怖，

　　那无异是烈马在咆哮嘶鸣，

而心灵，这最最不幸的囚徒，

　　如今却反而非常自如而宁静。

老　处　女

生活悲哀，生活空虚，
没有人来表示可怜；
客厅里的花瓶依旧，
同样的画幅和衬垫。

尘封的书卷，灰色的书卷，
我拿来消解可诅咒的苦闷，
书里尽讲些骑士们的爱恋，
我当然不是他们的心上人。

镜子里我丝毫不逊色，
那全然是另一种模样：
我是女河神伴着明月，
停在水明如镜的涟漪上。

如果在古老的中世纪
我就是一位公主，就会
战战栗栗接受宫廷里
年轻英俊的侍卫的赞美。

或者在凡尔赛的庆典上，
当大地已经沉沉入睡，
我就会让青年人忧伤，
我甚至会让国王着迷。

或者巴黎半上流社会[1]
全都爱上我的浪漫曲，
虽然诗人鬈发象雄狮，
他也会为我撰写歌曲。

我会出嫁，也会成为贵妇，
成为忠实而凶狠的妻子，
但我顽固不化，不肯屈就，
幻想永远未能成为事实。

不过，我的心力已经交瘁，
死神正策马在后边追随，
它翩翩然不啻是位骑士，
甲胄鳞片上饰着红玫瑰。

[1] 指资产阶级社会中模仿上层社会交际活动的妇女。

1916 – 1918

树　　木

我知道，完美生活的庄严高尚
上天并未赐给我们，而赐给了树木，
在群星的姊妹——亲切的大地上，
我们不过是过客，树木才生在本土。

在深秋季节空旷的原野上，
树木是自由自在的绿色居民，
赤铜色的夕照，琥珀色的霞光
教会这些树木涂抹色彩的本领。

在棕榈树中间有一些马利亚[①]，
而在橡树中间却有一些摩西[②]……
他们的灵魂肯定在黑暗的地下
利用潜流相互交换着各种信息。

---

① 《新约全书》中，圣母马利亚婚前因受圣灵感应怀孕而生耶稣。
② 《旧约全书》中，摩西是古犹太人的首领、先知，受神命带领在埃及为奴的犹太人走出埃及。

在地层深处，泉水凿穿金刚石，
击碎花岗岩，欢快地喃喃自语，
而在榆树断折处，梧桐浓荫里，
泉水则在歌唱，泉水则在高呼。

啊，我也多么想找到一方土地，
在那里不必哭泣，也无须歌唱，
可以千秋万代在那里自由地
无声无息地破土而出高高生长！

童　　年

孩童时期，我爱的是
小的树林，干枯的草，
散发蜜味的宽大草地，
还爱草丛里牛的犄角。

路边的树木都染着灰尘，
向我叫道："要开你个玩笑，
绕过我行走你可要小心，
我可不好惹，这你要知道！"

只因萧萧秋风越刮越猛烈，
才中止了我同树木的游戏，——
我心潮起伏，但更怡然自得，
我相信，我会死，不只我自己，——

还有那款冬草和牛蒡草，
它们是同我在一起的朋友，
于是，远天之外千里迢迢，
对一切我突然有所领悟。

因此，狂风暴雨般的战争
这种开心的游戏才使我着迷，
因为，比起草木汁液的碧青，
人血也并未见得神圣到哪里。

我　同　您

我知道，我配不上您，
我来自另一个国家，
吉他并不称我的心，
我喜欢野蛮人的唢呐。

我既为瀑布和苍龙
又为朵朵浮云读诗，
却不为大厅和沙龙中
黑色衣装的人们读诗。

我爱看沙漠里阿拉伯人
俯下身在岸边掬水而饮，
不爱看骑士那样的画中人
呆呆地在那里仰视星辰。

我不会请医生和公证人，
当他们的面死在被褥中，
愿死在某处的荒郊野林，
淹没在茂密的常春藤中，

为的是不进入通达无阻、
高雅舒适的基督教天堂，
而去那强盗、税吏和荡妇
高声呼喊“起身！”的地方！

农　　夫

密林，大片的沼泽地，
沉重如铅的河流，
阴暗发霉的木围子，
这里住着奇怪的农夫。

走进这羽茅草蔓延
无路可寻的荒地，
听风神的阵阵呼喊，
仿佛听古老的故事。

贝琴涅戈人，目光迟钝，
他们曾经到过这里……
水量日减的河流左近，
潮湿，散发着爬虫的气味。

背着囊袋的农夫
一路唱着森林的歌，
声调拖长而沉郁，
调皮的，调皮的歌。

这条路——光明与黑暗，
原野上拦路抢劫的呼哨，
恶梦一样可怖的小酒馆，
血腥的格斗，谩骂和争吵。

他——上帝保佑！一进入
我们高傲的首都，
地域辽阔的罗斯的女后
就彻底被他迷住。

眼神，孩子般的笑脸，
还有顽皮的言语，——
十字架金光灿灿
挂在英武的胸脯。

卡赞教堂的十字架
怎能不甘拜下风，
伊萨基教堂的十字架
怎能不逊色？——啊，真不幸！——

震惊的首都上空响起
枪声、呼喊、轰鸣的警钟，
如同一头护仔的母狮，

激愤的京城气势汹汹。

“好吧，东正教徒们，烧吧，
在黑暗的桥头焚毁我的身躯，
就让我的灰烬随风飞飘吧，
可是有谁会来照看孤儿寡女?

在偏僻的荒原上
有很多这样的农夫，
在你们这条条大道上
有他们欢快的脚步。”

工　　人

这位身材不高的老人
站立在通红的熔炉之前，
目光显得安闲而温顺，
不时地眨着红色的眼睑。

他的同伴都睡得很香甜，
只有他一人还无意入眠：
他一直在忙于铸造枪弹，
那粒枪弹将让我告别人寰。

工作结束。眼睛低垂。
返回家去。明月高悬。
宽阔的床上，他的妻子，
睡眼惺忪，浑身温暖。

他铸的枪弹将呼啸欢唱，
掠过泛着泡沫的灰色德维纳河，
他铸的枪弹将找到我的胸膛，
它是专门寻访我的不速之客。

我将扑倒在地，痛苦之极，
往事将如实出现在眼前，
在践踏过的干枯尘污的草地，
鲜血将如泉水一样涌现。

为我这短暂而痛苦的一生，
上帝将充分予以酬报。
衣衫浅灰、身材不高的老人
这一点已经做得很好。

在　北　海

啊，不错，我们出身于
古代征服者的种族，
曾在这北海的海域，
扬起风帆，光彩夺目，
从狭长的平底木船上
曾跳上诺曼底海岸——
将纵火焚烧和死亡
带进古老公国的国境线。

已经不只一个世纪
我们就这样在世上行走，
我们行走，战鼓擂起，
我们行走，喇叭吹奏：
“民主共和国或者国王
是否需要强有力的手，
是否需要坚硬的心肠
和鲜红的血液的涌流？”

喂，侍者，快给我们

端来葡萄美酒侍候，
马拉加，波尔特温[①]，
当然，主要是威士忌酒！
啵，那里出现了潜水艇，
那里还看见水雷浮游？
别惊慌，没有什么要紧，
自有水手们前去对付！

啊，不错，我们出身于
古老征服者的种族，
天南海北永远遨游，
从高耸的塔楼上失手，
沉入灰茫茫的大洋，
用自已狂暴的血水
供应凶残的铅、铁、钢
这些嗜血成性的醉鬼。

但是，使用东方的，西方的
各种言语，诗人们
毕竟还在谱曲作歌；
圣像前还有烛光，修女们
毕竟在阿方，在马德里，

[①] 分别为西班牙马拉加和葡萄牙波尔特温地区产的葡萄酒的名称。

还在祈祷，专注而虔诚，
但是，妇女们梦魂萦回，
梦见的还是我们，只有我们。

创　　作

那些硕大的巨人
产生于我的言语，
他们彻夜狂饮，
这酒血红而可怖。

如果我的血就是这酒，
我就不会如此疲惫，
当我卧床休息的时候，
朝霞用手抚摩我的身体。

我睡醒已是傍晚时分。
沼泽地上是茫茫迷雾，
那惊悸而温暖的风
却从南门习习吹拂。

但我很怜惜这一天，
突然感到如此痛苦，
这一天与我不相干，
你看它竟自悄然逝去……

要是能追上光的速度！
但是我实在无能为力，
我不能撕毁那本记录
凶险的夜间梦幻的笔记。

安　　慰

谁如果躺在坟墓里，
就会听到唱声十分奇异；
谁如果躺在坟墓里，
就会嗅到百合花的气味。

谁如果躺在坟墓里，
就会看见永恒的光，
看见白云一样洁白的
六翼天使的翅膀。

是的，你的死期已到，
你已经手冷指寒，
而你自己却不知道
人世间所没有的春天。

只是由于我的祈祷，
你才正向天堂升起，
我向你发誓，我知道，
事情从来就是如此。

原始记忆

全部生活！旋转，歌唱，
大海，沙漠，城市，
都是一闪而过的影象，
都是永远丧失的东西。

烈焰熊熊，号角齐鸣，
红鬃马的健步飞驰，
激动不安的嘴唇
将幸福这个词一再重复。

重新是欢乐与痛苦，
与过去无异，永远如此，
又是大海的灰浪起伏，
又是那些沙漠和城市。

什么时候，才能睡醒，
我才又重新是我自己，——
一个普普通通的印度人，
圣洁的傍晚，在河边小睡？

抒情曲之一

在多少古代的，欢乐的，多泡沫的
人世间的海洋里我曾驾舟远航，
有过多少个美好的日日夜夜
我曾带领商队行进在草原上……

同我自由的缪斯在一起，
那些年代我们曾多么欢畅……
那时韵律如同鸟儿翩翩起飞，
多不胜数——甚至都不敢去回想。

留给我的只有爱情，是它
拨动天使的竖琴发出召唤，
那天堂的蓝色光线，是它
用作尖针将我的心灵刺穿。

留给我的只有你。如果看见
夜间的太阳，那也并非梦寐，
我仅仅为了你才活在人世间，
仅仅为了你才这样有所作为。

是的，在我不平静的命运里——
你是耶路撒冷的圣者供人朝见，
朝圣者都祈求见你；讲述你，
我最好使用六翼天使的语言。

抒情曲之二

主啊，上天设有你的圣庙，
但是大地也有你停留的地方。
森林里椴树都枝繁叶茂，
鸟儿在树上欢乐地歌唱。

正如你庙堂钟声的传扬，
春天也来到欢乐的田原。
春天，天使们乘着梦的翅膀
悠悠然飘落到我们跟前。

主啊，如果我在唱着赞歌，
如果我确实虔诚之至，
主啊，就对我做出显示，破格
证明我明白了你的意志。

你就如同无形的光束
出现在忧郁的她的面前，
你就对她所有的请求
赐给耀眼欲眩的答案。

要知道，她可亲的睫毛的颤动，
还有她那可爱的嘴角的微笑，
远比鸟儿的歌唱使人销魂，
远比天使们的喇叭美好。

抒情曲之三

大自然变得多么寂静!
它在看，在听，全神贯注。
我们的灵魂也已经
顺从了可怕的最后自由。

大地会将委屈通通忘记，
忘记士兵和商人的屈辱，
象古代那样，布道的祭司
将从绿色的山丘上宣讲圣谕。

象古代那样，诗人们
也将把心带上九天，
如同天使带领彗星，
飞往不可知的空间。

那时我将高声发出呼唤:
“烈火构成的人，你在何处?
你看，我的目光没有改变，
你听，我的颂歌依然如故。

为你的美丽而服役的奴仆，
我，将要同你分享权力，
因为充分而美满的幸福，
最后的幸福——那就是你！”

南　　方

为了我现在的心平气和，
为了我的自由早已故去，
大自然同我进行着对话，
谈论一位最光辉，最端庄的妇女。

因酷热象死灰一样的远方，
一只蝉在那里聒噪不休，
它为自己，为太阳，高兴得发狂，
喊叫那位最端庄，最圣洁的妇女。

我是否还会来到海岸上，
看见银白色泡沫的浮游，——
我的回忆要放声歌唱。
歌唱那位最圣洁，最温柔的妇女。

夜扬起自己的风帆向前进，
静静地、静静地在天空泛流，
我作了一个彩色羽翼的梦，
梦见那位最温柔，最可爱的妇女。

抛洒星星的女子

你并非总是高傲，和人疏远，
同我也并非总是不愿见面。

悄悄地，悄悄地，如同在梦里，
你有时也温情地同我相会。

你额头有一绺浓密的秀发，
我不能控制自己不去吻它。

而你的迷人的眼睛燃起
具有魔力的明月的光辉。

啊，我温情的朋友，我残酷的仇敌，
你的每一步都如此富于善意。

仿佛你就在我的心田迈步行走，
在我心里抛洒着星星和花束。

我不知道，你从何处得到这些东西，

我只知道，你因此才得以这样光辉，

我只知道，谁如果能同你在一起，
世上就再没有他可以去爱的东西。

电　　话

电话里传来妇女的声音，
出人意外，果敢坚毅，
这种离开形体的声音
蕴含有多少和谐的甜蜜！

幸福啊，你善意的脚步
看来不总是绕道而行：
你从电话里传来的谈吐
远比天使的琴弦动听！

只　讲　你

只讲你，只讲你，只讲你，
讲我没有必要，没有必要！
在人世上罪恶的命运里
你——就是向上天飞升的号召。

你慈悲为怀，你的善心——
仿佛是逝去的时间的象征。
尘世上有的种族不能飞升，
它们的生存因之而圣洁纯净。

万一光辉而高傲的群星
终于背弃了我们的大地，
那么还有你的两只眼睛，
它们就是照临大地的星体。

金色的六翼天使吹响喇叭，
当他宣告我同你已经到期，
我们将扬起你洁白的手帕，
并用它来保护我们自己。

颤抖的喇叭声将会中止，
六翼天使将在上天消失……
……只讲你，只讲你，
讲我毫无意义，毫无意义！

梦

我因作恶梦而呻吟，
醒来时，沉痛而悲戚；
我梦见，你爱上了另一个人，
可是，他却欺侮了你。

如同逃离断头台的凶犯，
我跑出门，撇下我的卧床，
野兽眼睛一样的路灯盏盏
在街上闪现着昏暗的光芒。

啊，大概还从未有人
独自一个，午夜时光
在干河床一样的街心，
象条丧家犬似地徜徉。

我面对你的家门，
我感到无处可去，
明明知道，这家门
我永远不敢进去。

他欺侮了你，我知道，
这只不过是梦里所见，
虽然如此，但我仍然要
死在你关紧的窗前。

埃兹别基耶

从我上次看见埃兹别基耶，
多么奇怪——已经过去整整十年，
我清楚记得，那天晚上皎皎满月
庄重地照耀着这座开罗大花园。

当时我受着一个妇女的折磨，
无论是海风的咸涩和清新，
无论是这异国市场上的轰隆喧闹，
全都枉然，都不能让我心里平静。
当时我曾祈求上帝赐我一死，
而且自己也早已准备向它靠近。

但是这座花园，同这年轻的世界，
同它这神圣的林木完全相似：
那里的棕榈树伸展着细弱的枝条，
如同一个个姑娘，上帝也不吝下视；
山丘上丛生着雄伟的法国梧桐，
仿佛都是那些未卜先知的祭司。

瀑布在夜色苍茫中白光闪烁，
仿佛是一头直立而起的独角兽；
从高高挺立的花丛中飞过，
夜空中的飞蛾扑来扑去，
星星那样低——很象成熟的伏牛花果，
飞蛾甚至也在它们中间扑来扑去。

我记得，我高声喊叫："生活——
高于痛苦，深于死亡！主啊，你
接受我的誓言：无论会发生什么，
无论会有怎样悲愁和屈辱的事，
我都甘愿承担，这夜晚花好月圆，
重新进入埃兹别基耶这座园子，
在棕榈树和法国梧桐下漫步之前，
我决不会再去考虑轻易的死。"

多么奇怪——时间过去整整十年，
而我却不能不去想那些棕榈树，
想那些法国梧桐，想那些夜晚，
和那独角兽似的，泛着白光的瀑布。
在风声的呜咽里，在远处传来的话语中，
在夜色可怕的静默中，我突然环顾，
因为有一种声音突然闯入我的耳中，
它就是埃兹别基耶这神秘的称呼。

是的，仅仅只是十年，但是，我这种
郁闷的漂泊者应当重新上路，
应当重新去看海、乌云、陌生的面孔，
去看所有不再迷惑我的事物，
应当走进那座花园重述我的誓言，
或者可以说，那誓言我已经实现，
因此，我现在没有必要受它的约束……

1921

记　　忆

为了让心灵衰老、成熟，
只有蛇才蜕去它的旧皮，
呜呼，我们同蛇各异其趣，
我们变换心灵，而不改变身体。

记忆啊，你用巨人之拳
牵引生命，把笼头握紧，
请告诉我，在我之前
什么人曾在这一身躯内生存。

第一个：消瘦，不俊美，
仅仅爱过小树林的阴郁，
象凋零的树叶，是个孩子，
他可以用魔语制止下雨。

他所有的朋友，他只承认
树木和那只棕红毛色的狗。
记忆啊，无须说服世人相信，
那就是我，特征也不必再寻求。

第二个……他爱过南风的吹拂，
七弦琴的琴音曾吹向他的心坎。
他说过，生活就是他的女友，
世界——就是脚下那面小小的地毯。

他全然得不到我的喜爱，
就是他想成为上帝和沙皇，
就是他把诗人那块招牌
挂在我默默无闻的家门上。

我喜欢自由所垂青的人，
我喜欢航海家和射击手，
啊，水流曾为他扬起清脆的歌声，
云朵也曾对他表示羡慕。

他的帐篷曾经高高撑起，
他的骡马曾很敏捷健美，
白种人不熟悉的异乡空气
他也曾蜜酒一样尽情品味。

记忆啊，你一年比一年衰弱，
他，或者别的什么人，是否
用欢乐的自由去换取过

盼望已久的神圣的战斗。

饥渴的折磨和痛苦他都曾饱尝，
还有不安的睡眠，无休止的行军，
但是两次发给他神圣的乔治奖章，
挂在他连子弹都未曾碰过的前胸。

我是一个建筑师，既顽强又忧郁，
建造了黑暗中起而反抗的庙堂，
我非常热衷于为祖国争得荣誉，
无论这荣誉是在天上还是地上。

只要新的耶路撒冷的城墙
还没有在亲爱的祖国出现，
还没有耸立在它的原野上，
我的心都将烈焰般熊熊炽燃。

那时将刮起一阵奇异的风，
将从天空洒落可怕的光线。
这是银河突然间繁花似锦，
无异一座眩目的行星花园。

突然，一个陌生的旅行者，
盖着脸在我的面前停住；

看着猛狮对他紧追不舍，
雄鹰向他扑来，我顿时醒悟。

我大喊一声……难道会有谁
能拯救我的灵魂免于一死?
只有蛇才蜕去它的旧皮，
我们只变换心灵，而不改变身体。

语　　言

那一天，当上帝将他的脸庞
俯向新的世界，那时上帝
就用语言制止了运转的太阳，
用语言摧毁了众多的城市。

那时，语言，象玫瑰色火焰一样，
在上天浮游，在上天绵延；
于是，雄鹰没有再振翅翱翔，
繁星恐怖地靠近明月，缩成一团。

如同套上轭具供驱使的家畜，
低贱的生命都曾有数字标记，
因为聪慧的数字常能表述
各种涵义的所有细微差异。

丝丝白发的一族之长，既已让
善与恶屈服于自己的意志，
却在对待声音上犹豫彷徨，
只在沙土上用拐杖画出数字。

但是我们早已遗忘，只是在
尘世的惊恐中，语言才大放光明，
约翰在福音书中讲得明白，
他曾经说过，语言——这就是神……

我们曾为语言设置了界限，
设置了小小的自然属性的范围，
如同残存的蜜蜂留在蜂巢中间，
僵死的语言也散发难闻的气味。

灵魂与躯体

1

城市的夜空静寂，肃穆，
轻微的沙沙声显得深沉，
而你，灵魂，终归默默无语，
上帝，赦免这大理石的灵魂。

竖琴的余音仿佛来自远方，
我的灵魂回答了我的疑问：
“为什么我在你卑下的身上
为了生存而张开一双眼睛？

我，丧失理智，离开你而出走，
我追求的是另一种辉煌灿烂。
而地球却成了我沉重的铅球，
苦役犯的锁链就铸在它上面。

啊，我憎恶爱情，却无可奈何，
它是你们无能为力的疾病；

本来还有另一种美好的世界，
它却一次次迷乱我的眼睛。

如果说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存在，
将我同闪烁于星际的往事联系，
那么，只不过是我所信赖的盾牌，
只不过是冷酷无情的痛苦而已。”

2

金色的晚霞转为铜色的晚霞，
铜锈一样绿的云朵拥在天边，
于是我对躯体说：“现在你回答
灵魂刚才在这里所作的发言。”

平常无奇的身躯里热血沸腾，
身躯这样回答所谈到的问题：
“虽然我知道什么叫做爱情，
但生存的意义我却一无所知。

我喜爱在咸涩的波浪上戏水，
我喜爱谛听那鹞鹰的鸣叫，
我喜爱跨上未驯服的马奔驰，
在气味芬芳的草地上飞跑。

我也喜爱女人……每当我轻轻地
吻着她那微微低垂的双目，
我就沉醉，仿佛雷雨迫在眉睫，
仿佛清澈的泉水沁我肺腑。

为了我已经得到和想要得到的，
为了所有的悲哀，欢乐和妄想，
我将支付不可挽回的最后的毁灭，
要象一个丈夫所应该做的那样。”

3

当神祇发出谕旨并从上天
用大熊星座这个问号提出：
“发问者，你是何许人？”我面前
于是出现了我的灵魂与身躯。

我在它们身上慢慢抬起眼睛，
宽厚而鲁莽地回答神的提问：
“请您告诉我，如果月明如镜，
狗狺狺而吠，难道是它在发疯？

这大千世界有史以来的期限，

从创世到末日的灼灼烈火，
我只看作是瞬间一样短暂。
根据什么您还能够审讯我？

审讯我，象审讯神奇的大树？[①]
它有几十个宇宙大的头颅，
它视尘世的原野草芥不如，
它视上天不过是一粒尘土。

我是那个熟睡的人，他的深沉
将他那不可名状的称呼掩藏。
而您，您只不过是他意识底层
稍纵即逝的梦的微弱反光！”

① 原文为一株叫做伊格德拉齐利的树，它有一颗四十九个宇宙大的头。似为古冰岛神话中的宇宙树。

抒情曲之一

我院落里有团火，
色红而羽毛丰满，
对深蓝色的睡魔，
它发出高声叫喊。

亲切而舒畅的风
来自月宫，可是它
却恣意抽打寂静，
凶狠地抽打面颊。

新生的霞光异彩
走上峭岩陡壁，
拿琥珀色的大麦
给贪婪的乌云充饥。

这个时辰我出世，
这个时辰我亡故，
为此，没有在梦里
看见通往善的路。

我也有嘴唇，而它
只喜欢亲吻一个人，
因为我无需同她
一起向上天飞升。

抒情曲之二

我们全然不在世界之内，
而在世界后院的阴影里，
夏季睡意朦胧地掀翻起
蓝色历书的清醒的时日。

时间的未被认可的未婚夫，
鲁莽而尽职的时钟摆锤，
砍掉分秒好端端的头颅，
因为它们尽搞阴谋诡计。

这里每条道路都扬起尘灰，
这里每个树丛都愿意干枯，
因此，洁白纯净的六翼天使
不会牵着笼头送来独角兽。

只是在你内心珍藏的忧郁里，
亲爱的，才有烈火般的醉心花，
而在这可诅咒的偏僻的土地，
它，如同风，只来自遥远的国家。

在那里，我同你在一起生活，
一切都在闪光，运动和歌唱。
在这里，腐臭的水塘也着了魔，
受迷惑的只是它上面的影象。

仿波斯诗歌

你的语言，如同鸣啭的夜莺，
你的语言，如同串串珍珠，
野兽——才是我自己的声音，
还有獠牙，弯角，披着毛的身躯。

我早已丧失理智，我的美人。

为了你的脸颊象玫瑰花，
我丧失了我脸颊的红润。
为了你那金黄色的卷发，
我将自己的黄金挥霍一空。

我早已一文不名，我的美人。

为了哪怕是再一次看见
绿松石，绿柱石——你的眼睛，
整七个夜晚我未曾阖眼，
也未曾离开过你的房门。

我眼里布满血丝，我的美人。

为了你没有再走出房门，
我也就待在酒馆里不走。
为了你骄傲地坚守忠贞，
我就只好伸手拿刀侍候。

我成了下流坏蛋，我的美人。

如果太阳存在而上帝无限，
那么你就该迈进我的门槛。

第六感觉

醇酒十分美好地眷恋着我们，
精致的面包，炉火为我们烘烤，
女人，起先虽然尝够了酸辛，
但却是天赐我们领略其娇娆。

但是，云天之外的宁静与安谧，
寒峭的九霄上玫瑰红的霞照，
我们对之将能够有什么作为，
对不朽的诗又将如何措手脚?

不能食用、不能畅饮、不能亲吻——
那瞬间稍纵即逝，杳无踪影，
我们束手无策，命里注定我们
让岁月一再蹉跎，不得要领。

象个暂时撇开游戏的男孩，
一旁忘情地盯着沐浴的少女，
虽然还不懂得什么是情爱，
却仍然为神秘的欲求而痛苦；

象曾经有过的那种光滑生物，
在茂密繁盛的木贼丛中间，
觉察到双翼尚未在肩上长出，
意识自己无能为力，狂号乱喊；

世纪随着世纪——主啊，要好久吗?
心灵正在呼喊，肉体疲惫不堪，
在大自然和艺术的解剖刀下
正为第六感觉生产一个器官。

1921

迷途的电车

我走的那条街道很陌生，
突然听到喳喳喳的鸦叫，
传来琴声和远处的雷鸣，
一辆电车在我面前飞跑。

怎样就跳上了它的踏板，
对我也无异是一个谜。
在白日朗朗的清空之间
它留下了一条火的轨迹。

它象黑色风暴一样飞驰，
在时间的深渊里迷失……
请你快刹住车，电车司机，
请你立刻停车，别再行驶。

为时已晚。已经绕过界墙，
我们穿越了棕榈树林，
横在涅瓦、尼罗、塞纳之上，
越过三座河桥向前驶行。

车子一闪而过，从车窗外
向我们投来探究的目光，
这当然是他——那个老乞丐，
一年前他在贝鲁特死亡。

我在哪里？回答我的，却是
心脏跳得惊恐而痛楚：
那不是车站，不是在那里
可以买车票去精神的印度[①]？

血污的字母……原来是招牌，
写的是——蔬菜店，——我清楚，
不是白菜，也不是冬油菜，
卖的全都是死人的头颅。

身穿红色衬衫的刽子手，
一副牲畜乳房似的面目，
举刀也将我的头颅切除，
也摆在光滑箱子的底部。

[①] 这首诗反映作者对十月革命后现实生活的不理解，用迷途的电车比喻自己的生活也脱离了习以为常的轨道。精神的印度就是作者要找寻的那个可以获得安宁和立脚的地方。

胡同里有一处木板围墙，
灰色草坪和三窗的房子……
电车司机，请你别着忙，
请你刹住车，请立即停驶。

玛申卡，你在此生活，歌唱，
为我，你的未婚夫，织毯子，
你的声音和躯体在何方？
这怎么可能，你已经去世！

当你在屋里痛苦地挣扎，
我却梳起扑过粉的发辫，
为了前去晋谒女皇陛下，
因而才没有再同你会面。

现在我明白，我们的自由
不过是从那里射出的光：
在行星动物园的入口处，
人们和影子正守卫站岗。

吹来一阵风，熟悉而甜蜜，
骑士戴着铁手套的手掌
以及座下那匹马的前蹄
突然从桥后面向我高扬。

东正教的柱石忠实可靠，
伊萨基的名字铭刻上天，
在那里我将为玛申卡祈祷，
也将为我举行死后追念。

但毕竟心里的愁闷难消，
呼吸很困难，生活很痛苦……
玛申卡，我从来没有想到，
竟可以这样爱，这样忧郁。

豹

如果击毙一只豹，而不立即烧尽它的触须，它的灵魂就将追迫猎取它的人。

——阿比西尼亚迷信传说

我击毙一只豹子。
它在寂静的夜间
依靠妖术的魔力
占据了我的房间。

人们出去又返回，
那人离开得最晚，
为了她，我血管里
流着金色的昏暗。

时间已很晚。老鼠
吵闹，宅神也在叫，
卧铺上呼呼噜噜，
那是我击毙的豹。

“多勃罗勃兰山沟
罩着灰蓝色烟雾；
太阳，血红如伤口，
照射着这个峡谷。

蜂蜜的气味浓郁，
随风向东方飘去；
用鼻子掘着沙土，
鬣狗吠叫个不住。

兄弟，你听到犬吠，
看见烟，嗅到气味？
那么，干吗还呼吸
这种潮湿的空气？

不，杀死我的凶手，
你应死在我的国土，
好让我重新能够
出生在斑豹的家族。”

一直到黎明难道
得听这狡诈的招呼？
悔不该不听劝告，
没有烧掉它的触须！

只是为时已晚！对手
占了上风，就在左右：
仿佛是只铜铸的手
将我的后脑压住……

棕榈树……天降的烈焰
焚烧着沙地的水塘……
长矛在手里熊熊而燃，
达纳基利人[①]倒在石旁。

他不知道，也不询问
我的心灵为何骄傲，
青红皂白不闻不问，
就将心灵随便抛掉。

我无力对抗争辩，
我起身，我很平静，
然后，在长颈鹿井边
我来结束我的生命。

---

① 即今埃塞俄比亚人。

宝石戒指

姑娘的钻石戒指
落入夜的深井里，
她是在冷泉濯洗
她那轻柔的手指。

“井啊，还给我戒指，
上面镶着锡兰宝玉，
河海诸神拿红宝石
又会有什么用处？”

深处的井水转暗，
传来叫嚷的声音：
“我们喜欢，它上面
有你肉体的温馨。”

“我的未婚夫很痛苦，
他会向平静的水面
伸出自己滚烫的手，
还将洒下热泪点点。”

井水上面露出
河海众神的嘴脸：
“我们喜欢红宝玉
红得象人血一般。”

“我未婚夫只会祈祷，
爱情是他唯一心愿，
让我恳求他用刀
割开自己的血管。”

“戒指大概能怯病，
因此，你才苦苦索求，
用这样神奇的赎金，
用男子的爱情换走。”

“肉体岂能美如赤金，
红玉比人血更艳丽，
而且，要理解爱情，
直到现在我还不会。”

童　女　鸟

牧童快活地离开家，
一早赶着牛群放牧，
走到勃罗谢利安纳，
这是个荫凉的山谷。

让牛群觅草而食，
自己则吹奏起芦苗，
他在那里吹奏的是
欢乐而轻快的曲子。

突然听到枝叶后面
有声音，却不象鸟叫，
看见一只鸟象火焰，
长着姑娘头，很俊俏。

她的歌声断断续续，
象婴儿在梦中嚎哭，
她的眼睛黝黑忧郁，
象东方俘获的女奴。

牧童感到十分惊奇，
目光变得十分机警：
“这一只鸟如此美丽，
却这样痛苦地呻吟。”

她回答了他的问题，
但答案使他困扰：
“在这葱绿的大地
没有类似我的鸟。

虽然那只童男鸟，
怀着神奇的意愿，
本来应当降生到
这同一个山谷中间。

但是命运多么乖张，
不让我们享受乐趣，
牧童啊，你试想想，
他出生前我应死去。

我既不喜爱太阳，
也不爱高悬的月亮，
我的嘴唇、苍白脸庞

也无人前来赞赏。

一件事我最感遗憾，
一件事我最感珍重：
童男鸟将会出现，
那时他将十分悲痛。

他将在草地来回飞，
落在这些榆树上，
召唤女友来相会，
她却早已不在世上。

牧童，你大概很笨，
可是，我善于容忍，
过来，来吻我的嘴唇，
来吻我柔弱的脖颈。

你还年少，将会娶妻，
子孙儿女也会绕膝，
关于童女鸟的记忆
也会世代绵延不已。”

牧童嗅到晒暖的
皮肤散发的气味，

听见鸟爪上发出的
响声——那是金镯子。

牧童早已不能忍耐，
做什么也不由自己，
他晒得黝黑的膝盖
压住火红色的羽翼。

童女鸟一声呻吟，
仅仅呻吟了一次，
心脏跳动的声音
在胸中突然中止。

她不会再恢复神志，
眼睛早已浑浊失神，
牧童为她吹起芦笛，
曲调忧伤十分动情。

傍晚的凉意很浓，
灰色的雾弥漫山谷，
牧童驱赶着畜群
离开峡谷踏上归途。

我的读者[1]

亚的斯亚贝巴的一个流浪汉，
他征服过许多种族，
给我派来一个黑人长矛兵，
带着一封用我的诗编写的问候信。
一个中尉，冒着敌人的炮火，
率领过炮艇，
在南海海面上，
整夜为我背诵我的诗。
在人群中向皇帝的大使
开枪射击的那个人
走过来握手致意，
感谢我写的诗。

他们很多人，强壮的，凶恶的，欢乐的，
打死过大象和击毙过活人的，
在沙漠中饥渴得要死的，
在一小块永冻的冰上冷得要死的，

[1] 原诗每节行数不等，格律比较自由，没有严格的韵。

忠实于我们星球的，
强壮的，欢乐的，凶恶的，
他们都在鞍马袋囊中载着我的书，
在棕榈树丛中读我的书，
在沉没的船上遗留下这些书。

我并不用神经衰弱委屈他们，
不用心灵的温暖损害他们的尊严，
不用意味深长的暗示，
拿老掉牙的故事内容使他们感到厌烦，
但是，当子弹在周围呼啸纷飞，
当波涛冲断船舷，
我教育他们不要害怕，
教育他们不要怕，而应该怎样干。

当那个妇女，她有漂亮的面貌，
全宇宙唯一值得珍贵的面貌，
当她要说：我不爱你们，
我就教给他们怎样微笑，
然后离去，不再回来。
当他们最后的时刻来到，
均匀的，红色的迷雾遮住视线，
我就教会他们立即想起
全部生活的残酷与可爱，

整个土地的可亲与古怪，
而且，引他们去晋谒上帝，
用简洁而聪慧的语言，
劝告他们安静地等待上帝的审判。

年 代 不 详

无　题

短促的北国之夜尚未降临——
紧随而至的早霞血一样红——
爱情向我走近，步履轻盈，
它过来看了一下我的面容。

它的日光和气息使我窒息，
芬芳的气息胜似玫瑰——爱情
融进迷人的白色五月里，
化入涅瓦河不显影的明镜。

为了不让烈火炎炎的夏季
曝晒烘烤，将我化为灰烬，
我去找谁才能讨一个主意，
怎样可以活到清秋的来临?

静静的雪将掩埋悲戚与苦痛，
值得惋惜的东西不会再有，
还会刮起风，还会有波涛汹涌，
黑海的巨浪将呼唤自己的朋友。

我将对她说：“是否愿意，我的公主，
飞入蔚蓝的，而不是白色的云天。
我们没有必要告诉我们的邻居，
对你的、对我的邻居都无须多言。”

小　　调

只有你才散发芳香，
　　只你一个；
你走过去，闪闪发光，
　　如同明月。

你接触过的东西
　　变得神圣，
蕴藏在其中的美
　　突然苏醒。

难道没有人会抛弃
　　琐事杂务，
带着甜蜜的希冀
　　随你而去？

纯净的忧伤进入你
　　双睛的天空，
神奇的海洋淹没于你
　　双手的泡沫中？

人世间男人和女人
　　何止万万千，
但是只有一个意中人，
　　我才是侣伴。

无　　题

简朴贫乏的自然界，
什么东西也没有改变，
只是无法形容的美
光辉灿烂，到处可见。

最后审判时，当上帝
将人从黑暗中唤出，
大概人的虚弱肉体
也会如此清新悦目。

我高傲的朋友，我温柔的朋友，
只有同你，同你一人在一起，
啊，秀发如火的，皮肤白皙的朋友，
只有在这种时刻，我才是我自己。

你嘴角掠过一丝微笑，
亲爱的，你自己并不清楚，
你是怎样地光辉和姣好，
而你周围却是重重黑幕。

致 ＊＊＊

如果你遇到我，你会感到为难。
别人说出姓名，也未必会记起。
因为我只同你有过一次交谈，
而吻你的手也仅仅只有一次。

但是我发誓——我将要成为你的，
甚至，哪怕你现在正爱着谁，
甚至，哪怕天长日久的分别，
而我没有机会再次遇到你。

我以这座洁白的教堂起誓，
黎明时我同你在一起，在那里，
带着热切的目光、六翼天使
无形地将我俩永远结为伉俪。

我每夜都梦魂萦绕忧心忡忡，
以这些梦的名义向你起誓，
并以我的极度烦恼和洪荒中
苦苦思念着你的名义起誓，——

在那里，隆起的群山之峰
如同你年轻的胸脯高耸；
在那里，霞照烈火如焚，
如同你的双唇血一样鲜红。

无　　题

天蓝色的厄洛斯[1]，
它的箭没有中的，
于是爱情溘然而逝，
于是迷睡不期而至。

心里有一种轻微的战栗，
它来自金色的酒后欠安，
它金光灿灿象黑麦的颗粒，
如同她颈上戴着的项链。

如同时光又返回到童年，
那时的森林和田野重新
又在我的面前一一展现，
使我陷入这份产业的迷津。

[1] 希腊神话中的爱神，罗马神话中的丘比特，艺术作品中以带双翼的裸体小孩形象出现。他带着弓箭在空中飞翔，中他金箭的会得到爱情，中他铅箭的就失掉爱情。

沙沙簌簌步履轻盈，
拙笨的五月金龟子
在白色小径蠕蠕而行，
脊背是祖母绿宝石。

但我的心灵隐约不安，
暗怀着一种惊悸，
号角声声，春天的召唤
即将响亮地流逝。

厄洛斯机警地顾盼，
并未丢弃他的箭筒……
口唇炽热，如火欲燃，
又如伤口，血色深红。

〔附　录〕

尼·古米廖夫[①]

尼·古米廖夫的文学创作活动（《浪漫主义之花》，《征服者之路》，《珍珠》，1906—1910)开始于他特殊的内心情趣和新流派的独立诗学形成之前，开始于象征主义还处于鼎盛时期。但是在诗人的早期诗作中就已经可以看到使他成为新流派的领袖和理论家的特征。古来廖夫不同于“基佩尔鲍列伊”诗派中其他一些代表人物之处，在于他的积极奋发、赤诚坦荡和朴实无华的刚强坚毅，在于他紧张的心灵的活力和他的气质。就这一意义而言，他自己也意识到他在青年一代人中间的孤立处境：

我对当代生活彬彬有礼，

---

① 本文是苏联科学院院士维克托·马克西莫维奇·日尔蒙斯基(1891—1971) 1916 年评论“阿克梅派”诗人们著名论文《克服了象征主义的诗人们》（见日尔蒙斯基《文学理论·诗学·修辞学》，苏联科学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1977 年）中的一节。标题是原有的。作者的“克服了象征主义的诗人们”就是指“阿克梅派”诗人们。文中提到的“墓佩尔鲍列伊”是“阿克梅派”诗人们出版的刊物和他们的出版社的名称。

但我们之间深沟横陈：
让傲慢的生活变得惬意，
只有这样我才其乐无穷。
胜利、光荣、功勋——这些辞令
如今都是失去意义的空谈。
可是，我心中仍然金鼓雷鸣，
如同主的声音响彻荒原。

接着又说：

在那么多的瓷器偶像中
我无疑是一件金属制品。

但是，作为最新诗歌的一位真正代表，在直接反映诗人昂扬情绪的抒情诗中，古米廖夫却并不是这种心弦的紧张不懈、积极奋发和刚强坚毅的体现者。他的诗缺乏情感和音乐性；他很少抒发纯属他个人的内心感受；如同“基佩尔鲍列伊”中的大多数诗人一样，他避而不写爱情抒情诗和描述大自然的抒情诗，避而不写露骨的个人表白和过分沉痛的自我深入挖掘。为了表达个人的情绪，他创造了一种视觉形象的客观世界。这种视觉形象紧张而扣人心弦。他将叙事成分搀进自己的诗作并赋予它以半叙事诗的性质——即抒情叙事短歌的形式。古米廖夫在寻求就其鲜明性和刚强有力方面来说都符合于他的处世态度的那种形象和形式。这就吸引他去描述异国他邦。在那色彩斑驳艳丽

的幻想中，他寻求他那梦想的视觉的客观体现。古米廖夫的缪斯是“远游的缪斯”:

今天我再次听见
沉重铁锚的爬行。
我看见五帆巨船
又起航出海远征，
因此，太阳又运转，
大地又听到歌声……

古米廖夫在前不久出版的诗集《箭囊》中就是这样歌唱的，而在他诗歌创作活动开始时，在他的《珍珠》这册诗集中，也这样歌唱过（可比较《船长们》一诗）。

在古米廖夫的抒情叙事短歌中，他为故事所选用的题材都是游历意大利、列凡特、阿比西尼亚和中非的印象。然而，更经常的是，他讲述那些不为人知的国度。在那里土地还是原始的土地，植物、野兽、鸟类以及与鸟无异的人都是从它肥沃的、取之不尽的资源中成长起来的。这些资源极其丰富，其色彩、线条也极其多样别致，这在北方寒冷贫瘠的大自然中是没有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作为描写异国情调的抒情叙事短歌的作者，古米廖夫称自己为瓦列里·勃留索夫的学生是对的，虽然就勃留索夫来说，叙事性故事中诗人幻想的个人色彩要确切、鲜明得多，形象单一的

抒情基调也清晰得多：这差不多总是爱情的感触。象勃留索夫一样，古米廖夫在早期诗作中喜欢强调形象的鲜明性、词语的华丽性和富于夸张性的响亮诗韵。他不只是一位好的诗人，而且还是一位出色的演说术教师：

于是，你莅临阿格雷城堡，
象远古的利利特那样光辉，
你的那些欢快矫健的野驴，
蹄声的的，金子一样清脆。

创作《珍珠》的时期，古米廖夫有倾向于追求某种程度的夸大和单调的意愿：

金光闪闪无与伦比的蜂房，
心脏就是装满蜂房的蜂箱！
漩涡翻滚，泡沫随波逐浪，
我在同它们搏斗，一争短长。
我驾驶一艘尖胸三层巨舰，
风浪中被弄得疲惫不堪。
但是，顶着风暴驶回故土，
就不再受折磨，不再痛苦。

最近出版的诗集表明，古米廖夫已经成长为一个要求严格的语言艺术大师。现在他仍然喜爱华丽词语雄辩性的庄严，但他在遣词用字方面变得更加悭吝，

更加严谨。他还将过去那种刻意追求紧张性和鲜明性的意愿同词语搭配方面造型的准确性联结在一起。象“基佩尔鲍列依”圈子里所有其他诗人一样，他也经历了向更加自觉和更加合理运用词语的转变过程，向精心琢磨的箴言、向严格的碑铭式的语言模式的转变过程。《箭囊》诗集中描述异国情调的优秀诗篇（《关于月色美的阿多尼斯……》,《中国姑娘》,《鲍洛尼亚》）可能就是语言准确性和严谨性方面的范例:

不会比罗曼尼亚的水更甜美，
不会比鲍洛尼亚的女子更秀丽。
月色昏暗中到处都在袒露心迹，
花朵也散发着阵阵浓郁的香气。
只有过路的达官贵人的灯笼
在黑暗中照见衣装花边之间
一刹那显现的肤色的玫瑰红，
还可见一位捻着长须的鲁莽汉。
他一闪而过，很快在黑暗中隐藏，
可是爱情却看得见，却凯歌猛进。
啊，可心人秀发的气味多么芳香，
亲吻她时，她是那样战栗难禁……

亚历山大·勃洛克对“阿克梅派”诗人们的评论[1]

1913年在《阿波罗》杂志上刊出了尼·古米廖夫和谢·戈罗杰茨基论述新的诗歌流派的文章；这两篇文章都提到象征主义已经寿终正寝，取代它的是一种新的流派。它应以一位品格高尚的父亲的品格高尚的继承人这种身分出现。

尼·古米廖夫在他的文章的第一页上就指出，“作为一种流派，整个象征主义的始祖就是法国的象征主义”，它“把纯属文学的任务推到首位：自由格律诗，更加独特和更加不稳定的音节，借喻和对应理论”。显然，尼·古米廖夫以为，俄国人也把某种“纯属文学的任务”“推到了首位”，甚至还倾向于以某种赞同的态度予以对待。一般说来，正如常言所说，尼·古米廖夫要“从头开始”；他把莫斯科和彼得堡当作巴黎一样看待，并且立即完全彻底地相信这是回事。于

[1] 这是勃洛克于1921年所写《没有神灵，没有灵感》（副标题为“阿克梅派的车间”，见亚·勃洛克6卷集，第4卷，苏联文学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1982年）一文的第二部分。全文共三部分，各部分都没有标题。

是，开始大声地、放肆地用半上流社会式的、半教授式的语言，同拘谨的俄罗斯文学家们谈论他们在“形式方面取得的成就”(这是当前时兴的一种说法)；就谈论到的某几点而言，他拍拍他们的肩膀表示赞许，但更多的地方却予以指摘。尼·古米廖夫的多数对谈者当时想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社会上可以看到一种可怕的分化现象，空气中散发着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气息，某种重大事件的发生已经酝酿成熟；因此，人们也就没有对尼·古米廖夫大力反击，何况谁的话他也全然不听，因为他确信，比如说，俄国的象征主义与法国的象征主义之间有某些共同之处。他甚至从未想到过，任何纯粹“文学”流派在俄国从未有过，也未曾有过这种可能，而且应该期望，长时间内也将不会有这种可能；与法国相比，俄国是一个较为年轻的国家；它的文学有它自己的传统，即与社会、与哲学、与政治评论有密切的联系；简而言之，尼·古米廖夫轻视一切对俄国人来说象二乘二等于四那样明白无误的事物。特别要指出的是，他没有去询问一下，由于某种巧合，也象法国的文学流派一样，以希腊语“象征主义”命名的这种文学流派曾同宗教、哲学以及社会等问题是紧密相联而不可分割的；在当时情况下，确实，它的“发展的一轮循环业已结束”，但其结束的原因完全不象尼·古米廖夫所描述的那样。

其原因在于，当时曾在“象征主义”标志下联合在一起的作家们在观点上和在世界观上发生分歧而分道扬镖了；他们曾受到一群模仿者们的围困，这些模仿者企图将贵重家什投放市场换取几个小钱；一方面，一些杰出的象征主义活动家，如瓦·勃留索夫及其战友们，试图将哲学的和宗教信仰的潮流塞进某些学术流派的框框里[①]（这正是古米廖夫可以接受的）；另一方面，大街上发生的事却来势猛烈，冲破藩篱；一句话，发生常见的那种俄罗斯式的“斯拉夫人阋于墙”[②]的事——这对古米廖夫来说，是“不可解决的问题”；争论实际已结束，“象征主义”的神殿已经空空如也，其中的珍宝（全然不是什么“纯粹文学的”）只有少数人倍加爱护地带走了；他们默默地分手，悲苦地走上各自孤寂的道路。

于是，这时出现了古米廖夫和戈罗杰茨基。他们随身带来一个新的“取代”（？！）象征主义的流派：“阿克梅派”（出自“acme”一词，意为某种事物的最高级，精华，鼎盛时期），或者说“亚当主义”（“英勇豪迈、坚定明确的生活观点”，我不完全理解，但是，无论如何，可以对它表示欢迎；遗憾的只是，据我看，

---

① 指瓦·勃留索夫《论“奴颜婢膝言词”之对诗歌的保护》一文。文章提到“象征主义曾经想要的是，而且曾经始终仅仅是艺术”。

② 出自普希金《致俄罗斯的诽谤者们》一诗。

古米廖夫文章中唯一有道理的思想是他从我这里借用的；大约在古米廖夫和戈罗杰茨基二人的文章发表前两年，我同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①]在同一种杂志，即在《阿波罗》杂志上，推测我们的文学在不太远的未来的前景时，就曾讲过这种思想[②]）。

古米廖夫“新”流派的特征是，“阿克梅派诗人们力求用删节音节的办法打破格律形式的桎梏”（其实俄国诗人们这样做已有上百年的时间了），“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任意地改变重音位置”（？），已经习惯于“思想的大胆转弯”（！），正在活生生的人民语言中找寻新的语言（！），正在掌握“不破坏信仰根基的光辉的嘲讽”（多么明白事理啊！），而且不能同意“将其余一切起影响作用的诗歌手段都用作奉献给象征的祭品”（除了尼·古米廖夫，还有谁曾经想到过从象征中看到“起影响作用的诗歌手段”？而且，一个象征物，例如一个十字架，如何“起到诗歌的影响”？——这我不好去解释）。

真是字字珠玑。接着，在古米廖夫简短而相当枯燥乏味的文章中，在完全不是俄罗斯型的某些箴言和奇谈怪论中间（“如果不是原子的天性如此，我们也不

[①] 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1866—1949），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

[②] 勃洛克曾在《论俄国象征主义的当前状况》一文中号召艺术家们去建立“英勇豪迈的功勋”。

曾打算让它对上帝顶礼膜拜”，“死亡——只不过是将我们这些演员同观众隔开的幕布”；或者又如殷勤的提醒：“当然，神学这位非常优美的女士仍然会留在她的尊座上”，等等，等等），可以找到下列一类声明：“作为亚当主义者，我们多少也是一些森林野兽”（这“多少”一词多么新颖！）；或者如“根据这个词的本义而不可知的，就不可能认识”（科·克鲁特科夫[1]就早已说过：“不可能环抱不可环抱的东西”），又如“在这方面的一切尝试——都是不纯洁的”（Sic！[2]）。

谢·戈罗杰茨基在推理方面较古米廖夫远为逊色，在论断事物时也比古米廖夫差得多。然而他却是一位颇为直爽的诗人，他，“因为不如此又当如何？”[3]，以神秘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论据发起自己“亚当主义的”进击之前不久，就已闻名，而在紧接古米廖夫之后的文章中又编造了许多不可想象的、半庄严、半放肆的胡话，并将这些胡话同断章取义的引证与滑稽可笑、不伦不类的东西混杂在一起，等等，等等。不过他的文章比古米廖夫的文章优越之处在于它的引人

[1] 俄国诗人阿·托尔斯泰（1817－1875)等人的集体笔名。

[2] 拉丁语：原来如此！

[3] 谢·戈罗杰茨基的文章《在光辉的道路上……》(1907)一开始就写道：“任何一个诗人都应当是一位神秘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不如此又当如何？”这句话曾引起评论家们的嘲笑。

发笑：如同他固有的性格一向表现的那样，他直爽而简洁地宣布，在“新的亚当”来到以前，以及尚未“对生活和世界颂唱阿利路亚”以前，世上根本就什么也没有存在过。

于是，“阿克梅主义者们”诞生了，他在旅程中随身携带着“莎士比亚，拉伯雷，维庸，戈蒂耶”[①]，并开始在自己的“诗人车间”[②]印行诗集，在《阿波罗》杂志上发表阿克梅派的各种评论。应该说，阿克梅派最初的一些论文是谦逊的：他们逢迎象征主义，指出“未来派，自我未来派等等都是跟在雄狮后面亦步亦趋的鬣狗”之类。但是，没有多久，阿克梅派中有人，好象就是古米廖夫本人，指出，谁也不能阻挡他，并且以对“阿克梅派”这个词作解释的形式在括号中写道：“身体力量和精神力量之花盛开怒放”[③]。这种说法根本就不再使人感到吃惊，因为在那些年代已经发生过一些更为重大的事件：伊戈尔·谢维梁宁宣布，他自己是“醉心于自己胜利的天才”[④]，而未

[①] 莎士比亚（1564－1616），拉伯雷（约 1494－1553），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分别为英、法最重要的作家。维庸(1431－1463)，戈蒂耶（1811－1872），都是法国诗人。

[②] 古米廖夫等一些观点相近的诗人于 1911 年成立的组织，其核心成员就是后来的“阿克梅派”诗人。

[③] 指 1919 年发表于《阿波罗》杂志上的一篇文章。

[④] 指谢维梁宁(1887－1942) 的诗《我，天才伊戈尔 ·谢维梁宁……》。

来主义者们甚至在特别想要成为“乖张人物”的、坐在第一排座位上的听众的头上击碎了若干个长颈玻璃饮水瓶；因此，相比之下，阿克梅派的定义早已落在新时代精神的后边了，只不过还走在那些过时的、天真幼稚的作家的前面。这些作家，就其各自的世界观来说，已经早就独立存在了（他们是斯拉夫主义者、西欧主义者、现实主义者、象征主义者）；他们之中没有谁曾经想到说自己的天才，说自己身体的力量；这身体的力量被认为是每个人的“私事’，而天才和精神充沛与否是供别人判断的东西。

如果阿克梅派有好的诗，未尝不可宽恕其过失。但不幸的是，战前，简直有几百册诗集堆放在书市上的那些年代，他们出版的一、二十册单薄的集子中除了少数例外，也并未显现异彩。阿克梅派出版的初出茅庐的新手们的东西比很多人要整洁些，在内涵方面比其他一些人文学性也较强些，显得更有教养些，更体面些；但是这还不是对他们的赞扬。他们中间真正的一个例外是安娜·阿赫马托娃；我不了解，她本人是否认为她自己是一个“阿克梅主义者”；无论如何，“身体力量之花和精神力量之花盛开怒放”在她那疲惫的、病恹恹的、女性的以及深自内省的性格中肯定找不到。丘科夫斯基[1]不久前认定她的诗实质上是禁

[1] 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1882—1969），作家、文学家。

欲主义的和修道院的。正如对谢·戈罗杰茨基清新的声音并未受他“神秘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影响，当时人们也曾有过反应一样；正如人们也曾对《响雷一样沸腾的高脚酒杯》的作者[①]的声音有过反应，而无视他的“自我未来主义”一样；正如对某些粗鲁而坚强有力的诗的作者[②]的声音有过反应，而不顾是否用长颈玻璃瓶打击听众的头，是否身穿黄色短上衣，是否破口大骂以及是否是“未来主义”一样，对阿赫马托娃的声音人们也曾有过反应。在古米廖夫本人的诗作中有某种冷若冰霜和莫名其妙的东西妨碍人们听取他的声音。至于其余的一些诗人，千腔百调，刚刚开始写作，对他们还不可能说出任何肯定性的意见。

---

① 指伊戈尔·谢维梁宁。

② 指马雅可夫斯基。

观者 OCR　校对

2007 年 6 月 18 日星期一

5:12:17